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郑渊洁童话系列

——鸡系列



莫迪达宝塔丸

—

真由美是一只小母鸡的名字。

她最爱干的事儿是到室外散步。

桃花开的时候，她刚刚出生三天，主人从一个农民手里把她买回家，一直养到今天。主人还让她荣幸地和日本电影《追捕》中的女主人公同名，可见主人是很喜欢她的。

在城市里养鸡有点像做地下工作----城市居民不准养鸡--真由美也就像个地下工作者，散步也得偷偷摸摸。

真由美在这个世界上最怕隔壁那位邻居胖太太。有一次，真由美没控制住自己，在胖太太的门前大便了一次，又碰巧让胖太太当场撞上，那场面真由美现在想起来还不寒而栗。胖太太顺手操起扫帚，嘴里还吐出一串关系到真由美生死存亡的语言，为她的武力行动提供充足的理论根据。扫帚砸在真由美身上，脏话射进真由美耳中，真由美突然觉得乾坤倒转，整个世界就剩下她和那把巨大的扫帚。

胖太太打完骂完真由美还不罢休，又敲开真由美主人的门，声称鸡屎能够传染疾病，还说她的心脏已经感到不适了。

胖太太威胁说，她要去居委会举报真由美的主人偷偷养鸡。

真由美的主人连连说好话，他怕失去真由美，他和这只鸡已经有了感情。

从那天以后，真由美就被关在阳台里，主人再不准她出门散步了。

可真由美喜欢外边。越不让出去，她越想出去。

这天，真由美终于得到了机会，她悄悄溜出家门。为了不让邻居发现，她钻进灌木丛中。

灌木丛里空气清新，真由美深深呼吸了几口，她感到惬意。她看地上的蚂蚁搬家，看绿叶上的虫子斗架，她觉得一切都新鲜和有趣。

一个小玻璃片引起了真由美的注意，她走过去看。

玻璃瓶没有盖儿，瓶里的药片撒落在地上。

瓶子上写着"乌发再生片"。

真由美不认识字。她小心翼翼地吃了一片。挺甜！呆了一会儿，真由美没发现自己有什么特殊的感觉。

于是她把所有的药片全吃了。

好运气开始关照真由美了。

二

第二天早晨，真由美醒来后像往常那样开始梳理自己的羽毛，她看见自己身上时愣住了。

雪白的羽毛统统变成了乌黑的羽毛！

真由美再低头看自己的腿，腿上和爪子上长满了黑毛。脸上和嘴上也长满了黑毛！

真由美吓得大叫起来。

主人以为真由美开始下蛋了，兴奋得三步并作两步跑进阳台。

“这是什么？”主人看见鸡窝里全身乌黑的真由美，惊讶得张大了嘴。

主人从面前这只“怪物”的叫声和体形判断，她就是他的真由美。

主人喜欢看《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对世界上稀奇古怪的事特感兴趣，他认定真由美的变化非同寻常。

主人抱上真由美，冲出家门拦了辆出租车，直奔动物研究所。

一位靠研究鸡吃饭的教授见到真由美后实实在在吃了一惊。他干这行已经有40个年头了，见过的鸡少说也有一个集团军。可他从没见过真由美这种全身上下包括嘴上都布满了黑毛的鸡。

鸡教授凭直觉意识到自己出名的机会到了。

“你是说她的羽毛昨天还是白的？”鸡教授问真由美的主人。

“千真万确。”主人已从专家眼里看出他的真由美的这一变化非同小可。

“一夜之间变成这样！”鸡教授自言自语道。他脑子里的知识无法解释这件事，但他必须编出道理来解释。他不能放弃这个机会。

“请问教授，这种现象说明什么？”主人迫不及待地问。

“这是一种很罕见的莫迪达现象。”鸡教授顺口胡诌了一个名词。其实“莫迪达”是他小姨子的一个同事的名字。教授深谙科学界的把戏：名词越古怪越没人听说过，你的学问就越深，同行就越尊敬你。

“莫迪达现象！我听说过，好像几百年才会出现一次吧！”真由美的主人不能露出无知，他顺竿爬。

“500年左右吧！”鸡教授心里一惊，莫非真有莫迪达现象？！看来自己的确是天才，否则怎么会凭直觉说出一个从未学过的科学术语呢！

“500年！”真由美的主人心花怒放。

“这只莫迪达鸡极其珍贵，有很高的实用价值。”鸡教授仔细观察真由美。

“哪些方面有价值？”“比如说她的粪便吧，据说能治百玻”“莫迪达鸡屎能治病？还治百病！！”真由美的主人双目大放异彩。

“很贵呀！据史书记载，历史上曾有一位皇帝出一座城池买指甲盖那么小的一块莫迪达鸡屎呢！”鸡教授做学识渊博状。

“真是价值连城呀！”主人不由自主地抱紧了真由美。

三

第二天，真由美就成了全市的新闻人物。各家报纸都在显著位置刊登了真由美的照片，电视台还在黄金时间播出了采访真由美和真由美主人的专题片，一时间，莫迪达鸡成了妇孺皆知的名词。鸡教授也因此崭露头角，国内的同行和国外的同行纷纷打电话打电报祝贺他，同时对他的广博学识表示钦佩得五体投地。还有一位同行甚至建议鸡教授以发现莫迪达鸡问鼎诺贝尔奖。

人们真正关注的，是真由美的粪便。

国外有位亿万富翁愿出 5 万美元买真由美的一泡尿，治他爸爸的绝症。

真由美的主人同意了。

亿万富翁的爸爸喝了莫迪达鸡尿后顽症立即根除，本来需要 8 个人扶着才能蹒跚行走的外国老叟，喝了真由美的尿后能满场牵着打网球了。

消息披露后，真由美身价陡增。

登门、电话、信件。……购买莫迪达粪便的人通过各种方式寻找真由美的主人。

主人雇了 5 名保镖看守真由美，还为真由美盖了恒温的鸡舍。现在真由美的任务就是多吃多拉，她的粪便已正式被命名为“莫迪达宝塔丸”。每粒售价高达 10 万美元，而且还看涨！

邻居的胖太太几乎是哀求真由美的主人白送她一粒“莫迪达宝塔丸”。她说她是看着真由美长大的，还说她喂过真由美一把米，还说她早就觉得真由美的屎品质不一般。

在遭到真由美的主人拒绝后，胖太太把扫过真由美屎的那把扫帚当中药熬了，熬出的汤被她分装在 50 个小瓶里，天天坚持喝。喝后胖太太觉得心明眼亮，从此不失眠不心慌。心电图上的这波那波也不再东窜西跳显示无政府状态，老老实实地按着医生期望的轨道乖乖地行走。

真由美的主人发了大财，他用真由美的粪便赚的钱盖了别墅，买了汽车。人们并不嫉妒他，因为他的鸡确实确实治好了成千上万患者的玻再说真由美的主人并非见利忘义之徒，他还向该国即将筹办的奥运会捐献了 8 粒莫迪达宝塔丸呢！

四

真由美不明白自己现在的粪便同从前的粪便完全一样，怎么突然能治百病了呢？

真由美每天在她的超豪华鸡舍里能见到许多各种肤色各种语言的专家，他们分别属于各国的“莫迪达研究会”、“莫迪达科学院”，听说还有一个国家甚至成立了“莫迪达宝塔丸党”，而且在竞选中异军突起，一举占据了议院中百分之七十五的席位！而且该国在翻译莫迪达宝塔丸时采用的是意译，翻过去就是“真由美粪便党”，可还照样大胜。

真由美喜欢到室外散步。现在她只能在鸡舍里望洋兴叹了。主人不许她离开鸡舍半步。

她的每次大便，都成了世界性的节日。

真由美恨那片“乌发再生片”。

她想告诉人类，她的屎和别的鸡的屎完全一样，你们不花钱就可以治病，到处都有莫迪达宝塔丸！可惜语言不通，真由美无法告诉人类。

幸亏鸡和人类的语言不一样，否则人类又要失望一次，又有许多人将死于绝症。

同样的鸡屎，花钱买了吃下去能治病，而且花的钱越多病好得越快；同样的鸡屎，从地上捡起来吞下去能吃死人。

真由美望着鸡舍外穿着衣服的人类，一百个想不通。

渐渐地，她有点儿明白为什么鸡不穿衣服而人穿衣服了。

鸡家族的荣耀

本来，生活在现代化养鸡场的鸡们过着宁静的日子，他们终日只知道吃饭和睡觉，从来不用脑子想事，因此没有烦恼和焦虑，惬意地度过着短暂生命的每一分钟。

然而，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打乱了他们宁静的生活。每一只鸡都开始思索自己的未来。他们忧郁他们彷徨他们比较他们手足无措。

不久前的一天，养鸡场来了几个装束特别的人，他们戴着瓜皮帽，身上穿的衣服有不计其数的兜。他们从鸡舍里挑了两只鸡带走了。

第二天，两只鸡被送回来了。

鸡们感到奇怪，往常被带走的同胞都是一去不复返。

鸡们好奇地围上去。

“他们带你俩干什么去了？”一只鸡问。

两只鸡中脸色红一些的那只神秘地说：

“那是导演和摄影师，不是一般人。”

另一只脸色白一些的说：

“知道导演吗？就是指挥拍电影的人。说的那话特有水平。”鸡们对两位隔日相见的同胞肃然起敬。

“什么叫摄影师？”有鸡问。

红脸不屑一顾地说：

“连摄影师都不知道！摄影师就是摄影师呗，就是扛着拍电视的机器拍电视的人。”“他们让你俩去干什么？”一只长得挺漂亮的母鸡问。

“当演员呀！”白脸昂起头说。

当演员！

羡慕之声此起彼伏。

“拍电影？”鸡们问。

红脸摇摇头，说：

“比电影可高级，叫广告。”

白脸补充说：

“电影在电视上只放一次。可广告天天放。导演说，广告的收尸（视）率特别高。”鸡们开始后悔那天导演来挑演员时，他们竟然一个劲儿往后躲，错过了上电视演收尸率极高的广告的机会。

“咱们鸡在他们人类社会可风光啦，”红脸滔滔不绝地向同胞们侃，“就拿我们拍广告的那家大餐厅来说吧，就是专门为咱们鸡服务的，那餐厅的地上铺着地毯，房顶上吊着水晶灯，还放着优美的音乐。去吃饭的都是有身份的人，哪儿像咱们养鸡场的这些工作人员，一个个站没站相走没走相。”白脸不甘寂寞，打断同行的话：“那餐厅专卖咱们鸡，是外国老板创办的，全世界都有他们的分店，气派极了。到那儿去的鸡都有一个好名字，叫。……叫什么来着？”“叫肯德鸡！”红脸说。

“对，听听，肯德鸡！多神秘的名字！”白脸一脸的憧憬。

“咱们将来都能当肯德鸡吗？”一只鸡问。

“那可不一定。”红脸的脸色发白了，“肯德鸡餐厅旁边就有一家中华田园鸡餐厅，你们听听这名字，中华田园鸡，土得掉渣儿！在世界上没名，很少有人知道。没身份的人才去吃那田园鸡。”鸡们惶惶然了。他们活到今天才知

道自己居然有两种前途，他们的祖先竟然世代稀里糊涂地枉活一世，从来不为自己过世后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而思索而奋斗。鸡们于是庆幸鸡家族到了他们这一代终于醒悟了，他们要主宰自己的命运。他们要当肯德基，不当中华田园鸡。他们要供有身份的人享用，不为没身份的人服务。他们要同有地位的人合为一体，不同没地位的人同流合污。

"怎样才能当肯德基呢？"

"肯德基需要什么样的鸡呢？"

鸡们迫不及待地问红脸和白脸。

"听说肯德基喜欢腿粗的鸡，而中华田园鸡喜欢翅膀大的鸡。"红脸把信息无私地传给同胞。

每只鸡都低头检查自己的大腿和翅膀，然后和别的鸡比较。

有喜有悲。

"据说喝水长腿，吃饭长翅膀。"白脸是有使命感的鸡，他希望整个鸡家族都当肯德基。

于是，整个养鸡场的鸡们统统开始大量喝水，不吃饭。他们为当肯德基而奋斗，他们害怕当中华田园鸡。

养鸡场的经理得到工作人员的汇报，说是全场所有的鸡都拼命喝水，同时粒米不进。

明显的狂犬病症状。

经理给兽医站打电话。

兽医给鸡们体检后对经理说："没有任何玻"？

经理听了这话比当初听到鸡们光喝水不吃饭还吃惊。

"可能是这儿的问题。"兽医指指自己的头。

"大脑炎？"经理问。

兽医摇头。

"神经病？"经理又猜。

兽医仍然摇头。

"艾滋病？"经理想象力不低。

"是不是它们有什么想法？"兽医说。

经理以为兽医发烧说胡话，他伸手不礼貌地摸摸兽医的前额。

"我看你的养鸡场的鸡的眼神和别的养鸡场的鸡的眼神不一样。"兽医谈自己的发现。

"鸡的眼神不一样？！"经理两眼发直。

"你这儿的鸡的眼神挺忧郁，还透着深沉。不像别处的鸡的眼神简单而天真。"兽医一本正经地说。

经理举起手，伸出三个手指头，问兽医："这是几？" "三。"兽医答道。

判断力没出毛病呀！经理望着兽医发呆。

"最近贵养鸡场出过什么事吗？"兽医问。

"嗯。……没有。"经理想了想，说。

"能把工作日记给我看看吗？"兽医请求。

"可以。"经理从抽屉里取出工作日记，递给兽医。

兽医翻阅。

导演和摄影师的光临引起了兽医的注意。

"导演来干什么？"兽医问。

"来挑几只鸡，给肯德基快餐拍广告。"经理说，他不明白这同鸡光喝不吃有什么关系。

"拿走的鸡又送回来了吗？"

"好像送回来了？"

兽医若有所思的点点头。该兽医不是等闲之辈，他正在着手研究创建一门新学科：动物心理学。

"可以让我带走两只鸡吗？"兽医问。

"当然，能问问干什么用吗？"

"做个试验。"

兽医从鸡舍里挑走两只鸡。这回鸡们接受了教训，都争先恐后让他挑。

兽医把两只鸡带回实验室。

兽医故意当着两只鸡打电话。

"你问怎么才能当肯德鸡吗？办法很简单，只要多吃饭，使体重每天增加半斤，就一定当上肯德鸡。"兽医对着话筒说。

两只鸡回到养鸡场后，把这一信息迅速而准确地传播给同胞们。

"他可是养鸡的权威，出过书呢！"其中一只鸡强调说。

鸡们信了。他们停止光喝水不吃饭，开始了竞赛式的进食，以争取达到每天体重净增半斤的指标。

养鸡场经理乐了，虽然他不明白为什么兽医拿走两只鸡又送回来就治好了鸡们的病，但他由衷地感谢兽医，感谢兽医把他从破产倒闭的边缘挽救回来。

鸡们在短短三天之内就使自己的体重达到了本来需要六天才能达到的可以出售的水平。

兽医又通过两只鸡告诉鸡们，他们全部当选肯德鸡！

鸡舍里洋溢着喜庆的气氛。鸡们尝到了有追求有理想的甜头。鸡们替自己的祖先难过，鸡们为自己感到庆幸。同样是活了一生，可感觉就是不一样。

鸡们终于盼到了同这个世界告别的时刻。他们在分手时互赠格言，字里行间渗透着喜悦和欢愉，还有对生命的正确理解。

其实，收购它们的恰恰是中华田园鸡餐厅。

不过它们到死都认为自己当上了肯德鸡。

它们是幸福的。不是吗？

可怜它们的人才是不幸的。

侠胆雄鸡

第一章

笼子里有数百只小鸡，不知怎么搞的，鲁西西一眼就看中了那只全身长着黑羽毛的小鸡。

鲁西西从鸡贩子手中买下了这只小鸡。她喜欢小鸡毛茸茸的样子，她喜欢关照这些小生命。

鲁西西回家后用纸箱子给小鸡做了一个窝，她给它取名为黑锤。看样子黑锤对自己的新居很满意。

鲁西西抓了一把小米放进黑锤的寓所，黑锤不吃。

鲁西西以为黑锤不爱吃小米，就给它换了些菜叶。

黑锤还是不吃。

"生病了？"鲁西西猜想，可她眼前的黑锤生机勃勃，没有生病的迹象。

鲁西西注意到黑锤将小米中的几粒沙子挑出来吃了。

鲁西西到屋外抓了把沙子，放进黑锤的家。

黑锤津津有味地吃沙子。

鲁西西认定黑锤不是一般的鸡，她精心照料黑锤，每天还要和它说一会儿话。

从来没吃粮食光吃沙子的黑锤渐渐长大了，它长成一只全身羽毛黑里透亮的雄鸡。奇怪的是它从未像其它雄鸡那样打鸣。

一天放学后，鲁西西骑自行车回来。当她途径一个十字路口时，一位骑自行车的中年妇女将她撞倒了。

"你会不会骑车？啊？！"中年妇女看见对方是个女孩子，就先发制人，其实撞车完全是由她造成的。

"我。……"鲁西西从地上爬起来，她的胳膊摔破了。

"有你这么骑车的吗？"中年妇女发现鲁西西的胳膊在流血，于是她也捂自己的腰叫唤"我这儿真疼呀，准是内伤啊……。""对不起。"鲁西西不知所措地向中年妇女道歉。

"我这岁数可经不起撞车呀！"中年妇女捂着比撞车前还健康的身体嚷嚷。

"是您撞的我。"鲁西西委屈地说。

"你还嘴硬？小小年纪就会顶嘴！你爸爸妈妈就是这么教育你的吗？"中年妇女拉开长辈的架势，越发撒泼起来。

围观的人渐渐多起来。

"我看见是你撞的小姑娘，人家反而给你道了歉，你就别再这样了。"一位男子为鲁西西说话。

"就是，你又没摔倒，怎么会受伤呢？"另一位老大爷对中年妇女说。

中年妇女见到有人替鲁西西说话，老羞成怒，索性一屁股坐在地上撒泼起来，连哭带叫。

鲁西西还没遇到过这阵式，她和中年妇女成了围观的对象。有些不明真相的人开始谴责鲁西西。

"现在的孩子也是，撞了大人，也不知道把人家从地上拉起来。""大人骑了那么多年车，肯定比她技术好，准是这孩子撞了人家。"中年妇女听到有

人为她说话，更来劲了。

鲁西西看出面前这位中年妇女是那种没理搅三分，平时不受人重视，好不容易引人注目了坚决不放过机会的人。

鲁西西想尽快离开这儿，她的胳膊火辣辣地疼，她看出那中年妇女嘛事没有，人越多她越来劲。

鲁西西推自行车准备走。

"你不能走！"中年妇女拽住鲁西西的自行车。

鲁西西急得想哭。

有几个小伙子吹口哨起哄。

鲁西西往四周看，她真希望有熟人帮助她摆脱困境。

天空中闪过一道黑影。

不知怎么搞的，鲁西西心头一震。

她看见路边的房子上有个熟悉的身影，是黑锤！

黑锤会飞？它到屋顶上干什么？鲁西西感到惊讶，她忘记了身边发生的事。

"喔喔喔。……"黑锤对着人群打鸣。

这是鲁西西第一次听黑锤打鸣。

"哎呀，我的头疼死啦！"中年妇女双手抱头大喊。

"头疼！"

"头疼！"

围观的人都喊头疼。

"喔喔喔。……"黑锤又叫了一次。

人们再次头疼。

鲁西西没事。

不知是谁喊了一句。

"快离开这儿！"

人群散开了。

中年妇女跑得比兔子都快。

鲁西西松了口气，她看见一道黑影从天空闪过，黑锤不见了。

鲁西西顾不上胳膊疼，骑上自行车就往家赶。她还是不相信黑锤会飞，她也不明白为什么那些人都喊头疼？她自己怎么没感觉头疼？

鲁西西带着满腹狐疑走进家门。

第二章

黑锤正在窝里喝水。看得出来，它是刚从外边回来。

鲁西西对黑锤说：

"谢谢你帮助我。"

"这是我应该做的。"

黑锤说话了！

"黑锤，你会说话！"鲁西西兴奋了。

"是你教的。你天天和我说话，再笨的鸡也学会了，何况是我。"黑锤说。

"你怎么知道我遇到了麻烦？"鲁西西还是不明白。

"我也不知道，我突然觉得烦躁不安，身体不由自主地就往那儿飞。"黑锤说。

鲁西西在书上看到过一种叫"心灵感应"的生理现象，她想，她和黑锤之间可能就有这种"感应"现象存在。

"你会飞？会飞的鸡我还没听说过。"鲁西西说。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飞的。"看来黑锤今天也是头一次认识自己。

"对了，你今天还打鸣了。过去我以为你不会打鸣呢。我还想，黑锤也许是一只退化的雄鸡。用我们人类的话说，这叫有女人气的男人。"鲁西西边说边咯咯笑。

"我想帮你驱散那群人，没别的办法，我就冲他们叫，没想到他们还真跑了。"黑锤并不晓得自己的本事。

"你一叫，他们就喊头疼，真怪！唯独我的头不疼。"鲁西西说。

黑锤好像在想事。

"咱们来做个试验。"鲁西西料定吃沙子长大的鸡准是超鸡。"你冲这个瓶子打鸣试试。"鲁西西把一个空气子放到距离黑锤一米远的地方。

黑锤冲瓶子打鸣。

瓶子粉身碎骨。

"乖乖，幸亏刚才那些人的头没碎。"鲁西西后怕。

"我刚才没使劲儿，好像我用劲儿的大小和目标的损害程度有关。"黑锤还会用脑子，看来智商不低。

"再试一次。"鲁西西要把关，她清楚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黑锤再次对着瓶子打鸣，这次它没用什么劲儿。

瓶子裂了，没碎。

"你真棒！"鲁西西知道自己拥有一只神鸡了。

更主要的，鲁西西明白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有了一个仗义的朋友了。

其实，黑锤还有不少本事没露出来，连黑锤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大本事。

鲁西西突然感到胳膊疼，她这才想起刚才撞车时受了点儿伤。

"我去上点儿药。"鲁西西说。

"我看看。"黑锤说。

鲁西西给黑锤看她胳膊上的伤。

黑锤用翅膀在鲁西西的伤口上一拂，伤口不见了。

"你的本事可真大！"鲁西西惊讶极了。

"我自己也不知道。"黑锤也惊讶。

鲁西西看看表，脸上出现了愁容。

"你不高兴了？"黑锤问。

"又该写作业了，今天老师留的作业特别多。"鲁西西叹了口气。她实在不明白老师每天干吗留这么多作业。鲁西西觉得作业写得越多，学生的脑子越笨越麻木。

"我试试能不能帮你。"黑锤开始感觉到这世界上没有它办不成的事。

"你会写字？"鲁西西不信，"再说，我也不能让你写作业把你的脑子给毁了呀！"黑锤飞上写字台，让鲁西西打开作业本。

鲁西西打开作业本和课本。

"你写一页我看看。"黑锤说。

鲁西西写了一页。

黑锤用翅膀在其它几页上拂了一下。

作业本的那几页上出现了鲁西西的笔迹。

鲁西西一看，一道题都没错！

"你可真帮了我大忙了！"鲁西西把作业本统统让黑锤"拂"了一遍。

只用了三分钟，今天的作业全"写"完了。本来这些作业得写三个小时的。鲁西西可以利用这时间看课外书了。她觉得看课外书比写作业对发展大脑智力有益。

钥匙插进大门钥匙孔的声音。

"可能是爸爸回来了。"鲁西西说。

"我回去了，别让他们吃惊。"黑锤回到它在凉台上的窝里去了。

爸爸下班回来了，他看看女儿的作业本，满意地点点头。

第三章

鲁西西全家正在吃晚饭的时候，有人敲门。

妈妈站起来去开门。

门外站着四名警察。

妈妈问他们找谁。

他们说找鲁西西的爸爸。

"找我？有什么事？"爸爸离开饭桌，走到警察面前。

警察掏出一张小卡片似的东西给鲁西西的爸爸看，然后说："这是逮捕证，你被捕了。" "为什么？"爸爸感到莫名其妙，"你们弄错了吧？"警察核实了一遍鲁西西爸爸的名字。准确无误。

一个警察取出手铐准备铐鲁西西的爸爸。

妈妈冲上去阻拦。她问警察："他犯了什么法？" "有人举报他，有证据。"警察推开鲁西西的妈妈，给鲁西西的爸爸戴上手铐。

爸爸被戴上手铐的场面，深深地印在了鲁西西的脑海里。

她头一次意识到自从手铐问世后，铐过许多好人。她第一次恨手铐，恨那些用手铐铐好人的人。

鲁西西根本不相信爸爸会干坏事。就是劈开半个地球当证据，鲁西西也不信爸爸是坏人。

她断定"举报"爸爸的人是诬陷，是十恶不赦的坏蛋。

"是谁举报我爸爸？他准是坏蛋！"鲁西西大声问警察。

"很遗憾，我们不能向你透露举报人的姓名。法律保护举报人。"一个警察告诉鲁西西。

爸爸被几名警察带走了。

妈妈和鲁西西被这突如其来事变惊呆了。

邻居们探头探脑地看热闹，专业嚼舌妇和专业嚼舌公们叽叽喳喳地交头接耳，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留下的几名警察向妈妈出示了搜查证后，开始翻箱倒柜。

看着外人检查自己的家，鲁西西觉得受了莫大的污辱。

把所有的东西翻得乱七八糟后，警察走了。

鲁西西扑进妈妈怀里，和妈妈抱头大哭。她们想不出是谁陷害爸爸，她们觉得天昏地暗孤立无援，她们仿佛掉进一座万丈深渊。

哭累了，鲁西西止住眼泪。

她意识到自己肩头的责任，她要为爸爸正名，为爸爸洗清耻辱，找到那个诬陷爸爸的坏蛋。

皮皮鲁驾驶幻影号周游世界去了，妈妈又无能为力，只有靠鲁西西为爸爸伸冤了。

鲁西西擦干眼泪，立刻觉得自己长大了十几岁。她先劝住妈妈不再哭泣，又同妈妈一起收拾好屋子。

"妈妈，你知道有哪些人和爸爸有仇？"鲁西西开始着手调查了。

"没听说你爸爸有什么仇人，他在单位人缘很好。不过你爸爸才能出众，可能遭嫉妒。"妈妈一边抽泣一边说。

鲁西西知道爸爸在单位工作是尖子，很受上司的重用。

"谁是爸爸的竞争对手？"鲁西西问。

妈妈摇头。

鲁西西安慰妈妈早点休息。

不知怎么搞的，爸爸被戴上手铐的景象总是出现在鲁西西眼前，不管她是睁开眼睛还是闭上眼睛。

鲁西西清楚爸爸在牢房里会受苦，她要争分夺秒救出爸爸。可自己能挑起这个重担吗？鲁西西心里没底，但她有勇气。

鲁西西想皮皮鲁了。如果哥哥在，还有个人可以商量，她知道妈妈会为她担心，会阻止她行动的。

凉台上一阵响动。

鲁西西先是被吓了一跳，接着她的眼睛放出了光彩。

黑锤！

鲁西西怎么忘了她有黑锤！神鸡黑锤！！

该着陷害鲁西西爸爸的坏蛋倒楣，他们大概做梦也没想到被他们陷害的人的家里有只侠胆雄鸡！地球上唯一的一只侠胆雄鸡！

鲁西西打开凉台门，请黑锤进屋。

黑锤先开口："我都听见和看见了，你爸爸是冤枉，他遭到小人暗算了。" "你知道是谁吗？"鲁西西急切地问。

黑锤摇摇头，说："不知道，但我能感觉到有坏人害他。

咱们合作，一定能找出害你爸爸的人。" "那就快行动吧！爸爸在牢房里准受罪，说不定还会挨打。"鲁西西恨不得立刻就让那个坏蛋和爸爸对调位置。

"可这么大个城市，咱们从什么地方入手找那个坏蛋呢？"黑锤问。

"这。……"鲁西西动脑子，"对。害爸爸的那个人准特别恨他，今天他总算把爸爸送进监狱了，现在这坏蛋一定特别高兴，说不定正喝酒呢！" "我现在就去把全城所有正在高兴的人的长相和住址记下来。明天你再根据这些地址去查查他们叫什么是干什么的，看看这些人当中有没有同你爸爸有关系的人。"黑锤说。

"就这么干。"鲁西西同意。

黑锤拍拍翅膀，飞进夜空。

大海捞针般的调查开始了。

第四章

陷害鲁西西爸爸的坏蛋的名字叫流风。

现在他正躺在虹光饭店304房间的浴缸里沐浴流风可不是那种让人一眼就能认出的坏蛋。他是那种高级坏蛋，是伪君子，是道貌岸然的流氓。他60岁左右，长着一副慈眉善目的面孔，任何人见了他都会产生亲切感，然后放松对他的警惕。流风正是依靠这副慈眉善目，掩盖着他的蛇蝎心肠。他的夫人最了解他，经常戏称他为“笑面虎，杀人贼”。当然夫人决不会当着外人说这种话，夫人最善使用内紧外松的政策，当着外人，她总是把“我们流风从没整过人”这句话挂在嘴边。其实傻瓜也明白，只有整过的人才会经常把没整过人这种话挂在嘴边，这叫此地无银三百两。流风干过的伤天害理的事可以编成500集的电视连续剧。

流风是一家公司的总经理，他的公司专门靠坑蒙拐骗挣钱。他利用自己的忠厚外表建立了一个关系网。利用这个网买空卖空，今天倒煤炭能源之财，明天又倒卖汽车，后天干长途贩运，财越发越大，地位也越来越显赫。

近来流风急于想同鲁西西爸爸所在的公司做一笔买卖，这项买卖如果做成了，流风可就不是今天的流风了。没想到鲁西西的爸爸稟公办事，不受贿赂，看出这笔生意其中有诈，劝告经理不要同流风这种人打交道。经理看重鲁西西的爸爸，断了流风的财路。

流风能不恨鲁西西的爸爸吗？

他一定要除掉这个心头之患。他决定使用人间最流氓的手段--陷害，来拔掉他的这颗眼中钉。陷害忠良是流风的拿手好戏和看家本领。如果在陷害专业评职称，流风当一级教授稳操胜券。

经过和部下的周密策划，流风制订了陷害鲁西西爸爸的具体步骤，这些坏招儿能置任何人于死地。一张阴谋的大网张开了，而鲁西西的爸爸却丝毫没有察觉。

流风现在躺在浴缸里，他感到舒服，他全身的汗毛孔全张开了，每个汗毛孔都向体外排放着他体内的毒气。流风的皮肤爱过敏，属变色龙体质。反正蚊子不咬他，曾经有一只蚊子不知深浅，误吃了他的血，当场就被毒死了。

部下已将鲁西西的爸爸被捕的信息打电话告诉他了，他眯着眼睛躺在热水中计算着这是第几个被他用卑鄙手段送进监狱的人。他冷笑了一声，放了一个屁，然后从浴缸中站起来，对着镜子欣赏了一番自己那皱皱巴巴的丑陋的胴体，然后披上浴巾走进卧室。

流风喜欢住饭店，他不愿意住在家里。别看流风形将老朽，却仍喜欢沾花惹草，时不时在饭店同马小姐牛女士幽会一二。

流风走进卧室，斜靠在席梦思床上看当天的报纸。他非常关心政治，他常训斥自己的孩子不懂政治。流风认为利用政治刀子杀人是最高级的谋杀手段。他看报纸时恨不得把每个标点符号都刻进脑海，他善于利用政局上哪怕是极其细致的变化置对手于死地。流风的另一个经验是不留文字的东西，他只向部下口头下达阴谋指令，但决不写信或留便条。文字是证据，而语言却可以不承认。这种流氓无赖技巧救了流风好多次命。要不然，今天他已经不会继续生存在这个地球上，判10次死刑都不够治他的罪。

按说，除掉了心头之患，流风现在应该喜形于色，喝酒庆祝。可他不，他是流风，尽管是他一个人独处，他的面部表情仍呈现痛苦状，好象失去了

最亲的亲人。这是流风多年练就的本事，可惜没人举荐，否则流风真可以入选《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的“伪君子世界纪录”。如果需要，流风可以亲手用刀子捅了自己的亲生儿女。老婆和儿女在他眼里不过是他豢养的一群动物，可他在儿女眼中却是天下第一慈父，在老婆眼中是天下第一模范丈夫，尽管老婆也曾发现流风对她有过不忠，但她一亮出母夜叉面孔，流风便立即改邪归正。

造就这样的伪君子--彻头彻尾的坏种，是上帝的罪过。

现在各位读者知道了，鲁西西有着怎样的对手了。

第五章

黑锤用闪电般的速度在夜空中飞行，它穿梭于各幢大楼之间，观察人们的表情。

深夜两点钟，黑锤回到鲁西西身边。

"怎么样？"鲁西西迫不及待地问，尽管她心里十分清楚，这种调查方法太笨了。

"特别高兴的有52家。"黑锤说。

鲁西西拿纸笔记录那52家的门牌号码。没一家是鲁西西认识的。

鲁西西为难了，她不知道如何着手调查这52个怀疑对象。

"你先休息，天亮了咱们再想办法。"黑锤说。

鲁西西同意了。

上午，鲁西西先去学校。

她发现同学们开始指着她议论。

上课前，老师将鲁西西叫到办公室。

"鲁西西，你爸爸出事了？"老师问，不知是谁这么快就把消息告诉了老师。上次鲁西西的爸爸得过一次奖，老师可是三个月后才知道的。

"我爸爸没事。"鲁西西回答。

"听说被拘留了？"老师挑明了再问。

"他不会犯法，是冤枉。"鲁西西绝对相信自己的爸爸。

"你要正确对待，不要影响学习。"老师提醒学生。

"我想请几天假。"鲁西西说。

"请假？为什么？"老师问。

"查出陷害我爸爸的坏蛋。"鲁西西一字一句地说。

"你？去找害你爸爸的坏人？"老师感到惊讶。

"对，我能找到他！"鲁西西又补充了一句，"我一定要找到他！"老师没想到面前这个看似柔弱的女学生内心竟然如此坚强。她相信鲁西西的爸爸是无辜的了。

"我给你三天假。需要我做什么吗？"老师批准了鲁西西的请求。

"谢谢您。您准我假，就是对我的支持！"鲁西西冲老师深深地鞠了一躬。

鲁西西赶回家时，看见妈妈正哭。

鲁西西一问，才知道妈妈在单位受不了同事的议论才回来的。

鲁西西讨厌那些以议论别人家的私事为乐趣的人。

敲门声。

鲁西西去开门。

两个陌生的男人站在门口。

"你们找谁？"鲁西西问。

其中一个年轻的问这儿是不是鲁西西爸爸的家。

"是。"鲁西西说，"可我爸爸不在。"

"我们知道他不在，"年轻的说，"我们经理是你爸爸的朋友，听说他出了事，特来看望你们。"年纪大的自我介绍说："我叫流风，他是我的助理。我听说昨天的事，我感到你爸爸不会干犯法的事，一定是有人害他。我来看看，有没有能帮帮忙的地方。"鲁西西感动了。她请流风和助理进屋。

见鲁西西的妈妈仍在哭泣，流风安慰她说："皮先生为人正直，这是大家

有目共睹的。陷害他的人丧尽天良，迟早要受报应。你要爱惜身体。"鲁西西的妈妈感谢地点点头。

看到有人这么了解爸爸，鲁西西心里热乎乎的。

黑锤悄悄告诉鲁西西，这个老头昨晚神情忧郁，表现得十分痛苦。

鲁西西决定请流风协助她找到那个坏蛋。

"我在警察局有熟人。我可以去通融一下。请他们对皮先生的案子多多关照。"流风喝了一口茶，说。

"我们总经理在法院也有关系，判决时也可以让你爸爸少判几年。"助理说。

"这些都不需要。"鲁西西说，"我爸爸无罪，请您帮我找到那个坏蛋，再把他关进监狱。"流风心里打了个哆嗦，他强烈感觉到面前这个女孩不是等闲之辈，她身上有一股浩然正气和不屈不挠的韧性。

"我愿意帮忙，你能谈谈你的计划吗？"流风不露声色地套鲁西西。

鲁西西掏出了那52家的地址，递给流风。

流风看看纸上的字，问：

"这是什么？"

"我觉得害爸爸的人知道他被关进监狱一定高兴。这是昨天晚上全城最高兴的52家人的名单的地址。"鲁西西说。

流风心中一惊，他更加确信鲁西西不是等闲之辈。同时更加确信自己技高一筹，鲁西西不是他的对手。

"怎么弄来的名单？"流风想知道鲁西西使用什么方法在几个小时之内查出全城数十万个家庭中谁高兴谁不高兴的。

"请原谅，目前还不能告诉您。"鲁西西说，"我请您帮我查查这些地址中有哪些人同我爸爸有联系。我觉得害爸爸的人一定同他认识。"流风点点头，说："你这个判断非常正确。这件事交给我来办，请你放心。" "太谢谢您了。"鲁西西的妈妈不知怎么感谢流风好。

"不用客气。每一个正直的人都不会袖手旁观的。"流风说。

鲁西西感觉到世界上还是好人多。

"我马上派人分头去查这些地址。我尽快将结果告诉你。"流风办事有板有眼。

"谢谢您。"鲁西西感谢流风。

流风和助理告辞。

第六章

坐进小轿车后，流风对助手说：

"除掉她，越快越好。"

助手点点头。

流风活这么大没怕过谁。想当年他甩他那在农村的结发妻子，结发妻子的弟弟扬言要捅了他。流风面对杀猪刀，连眼睛都没眨巴一下。可今天，流风怕鲁西西了。真怕，不知为什么。

流风在鲁西西面前有一种自卑感，就像冰块遇到太阳。

"要干得巧妙，不留痕迹。"流风叮嘱助手。

"请总经理放心。"助理说。

流风手下的人个个五毒俱全。

"你准备怎么办？"流风还是不放心。

"制造车祸。"助理说。

流风点点头。

二十分钟后，一辆偷来的汽车停在鲁西西家楼下。

鲁西西准备去爸爸的单位。

"我跟你去吧？"黑锤有预感。

"带着一只鸡，人家会觉得奇怪的。"鲁西西说，"我一会儿就回来。"
黑锤说："当心点儿。"鲁西西点点头。

街上人不多。鲁西西朝公共汽车站走去。

过马路时，鲁西西看看两边没汽车。可当她走到马路中央时，有一辆汽车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突然朝鲁西西撞过来。

路边的行人惊叫起来：

"当心！"

"快闪开！"

鲁西西听到喊声，回头一看，已经来不及了。……汽车从鲁西西身上轧过去，一溜烟儿地开跑了。

"记它的车号！"有人喊。

鲁西西倒在血泊中。

人群围上去。

"快拦车送医院！"一位老大爷提醒大家。

一位中年人摸摸鲁西西的脉搏，对大家说："已经死了。"人群默然。

五分钟后，流风在办公室接到部下的电话，他得知鲁西西已从地球上消失。

流风指示助理迅速将驾车撞死鲁西西的人干掉。灭口。

助理操办去了。

流风对着镜子看自己的面容。慈祥，和蔼，友善。他对自己的长相非常满意，没人会相信他流风是杀人凶手。他坚信他就是把全世界的人都杀了，也没人会怀疑他。流风的人生哲学有两条：第一是隐藏自己的真面目；第二是心黑手狠。

鲁西西的尸体被警察送进了医院的太平间。

就在鲁西西被撞的一瞬间，黑锤知道出事了，它飞上天空。

黑锤看见了血泊中的鲁西西，它无法接近她，人太多。黑锤只好落在路

旁的房屋上等待机会。

黑锤潜入太平间，找到了属于鲁西西的那台停尸车。

黑锤用翅膀拂鲁西西的全身。它不知道这管用不管用，但它要努力，它不能没有鲁西西。

鲁西西双目紧闭，没出现生还的迹象。

黑锤继续努力。

没有效果。

黑锤绝望了，它发誓要严惩杀害鲁西西的凶手。

黑锤忽然想起了自己打鸣时的威力，它要试试。

黑锤对着鲁西西的尸体，满怀深情地打鸣。

鲁西西动了一下。

黑锤又打了一次鸣。

鲁西西睁开眼睛了！

"我这是在哪儿？"鲁西西睁眼后看见了黑锤，问。

"太平间。"黑锤激动万分，它救活了鲁西西。它有起死回生的本事。

"太平间？！"鲁西西惊讶，"为什么？"

黑锤把经过告诉她。

鲁西西想起那辆撞她的车了。

"我已经死过了？"鲁西西还是不信。

黑锤把自己打鸣救她的经过说了一遍。

鲁西西抱着黑锤，不知说什么好。

"杀我和害爸爸的人是一伙，对吗？"鲁西西镇静下来后，想的第一问题。

"是一伙，他们可真够狠的，竟然对你下手！"黑锤对人类有了新的了解。人类居然有这样的成员，只要需要，他们能杀十几岁的孩子！

"多亏了你，黑锤！咱们得赶快找到坏蛋，为人类除了这一害。"鲁西西讨厌那些玷污人类声誉的人。

"今后我可要与你形影不离了。"黑锤说。

"完全同意。"鲁西西抱着黑锤亲了它一下。

他们悄悄离开了太平间。

第七章

邻居告诉鲁西西的妈妈，鲁西西车祸身亡。

妈妈呆了，横祸接连降临家中，她难以承受如此接二连三的打击。

开门声。

妈妈抬起泪眼，看见女儿站在她面前。

"你？。……"妈妈吃惊。

"妈妈，您怎么啦？"鲁西西问。

"刚才有人告诉我，说你被汽车撞了。" "准是他们看错人了。您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鲁西西摇摇妈妈。

妈妈苦笑了一下，女儿总算平安。

天快黑了，鲁西西和妈妈胡乱吃了点儿饭。鲁西西走进自己的房间。

"光靠咱们俩破这个案挺难。咱们需要别人帮助。"鲁西西对黑锤说。

"找谁？"黑锤问。

"我看流风经理可以信任。"鲁西西对流风印象很好，流风是她见过的最慈祥的长辈。

"同意。"黑锤投了赞成票。

"他给了我一张名片，咱们现在就去找他。"鲁西西说。

鲁西西把书包里的书和文具掏出来，让黑锤藏在书包里。

她背上书包离开家。

流风正在他的房间里看当天的报纸，门铃响了。

他伸了个懒腰，去开门。

门外站着鲁西西。

流风大惊失色，他的表情生平第一次失控。

"你？！。……"流风说不出话来。他亲眼看了部下送来的鲁西西惨死轮下的照片。

"您不认识我了？我是鲁西西。"鲁西西提醒流风。

"认识认识，快请进。"流风重新控制了自己的表情。

鲁西西走进房间。

"你先坐，我打个电话。"流风对鲁西西说。

鲁西西坐在沙发上。她将书包放在身边。

流风给住在隔壁的助理打电话，让他过来一下。

助理过来后第一眼就看见了鲁西西，他的脸色变了。

流风和助理见鲁西西时的第一表情引起了鲁西西的注意。

"你们听说我出车祸了？"鲁西西问。

"啊，没有。"流风抢先回答。

鲁西西感到奇怪：既然他们没听说我出车祸，他们见到我时干吗这副表情？

"您查那些人了吗？"鲁西西问流风。

"已经查过了。"流风最大的才能就是撒谎。只要不往纸上写，多大的谎他都敢撒。

"有可疑的人吗？"鲁西西问。

"有几个。我正吩咐下边的人继续深入调查，请你放心。"流风恢复了慈祥的面容。

"有人想杀死我。"鲁西西说。

"这怎么可能？"流风瞪大了眼睛，一脸的惊讶。

"他们开汽车撞我。"鲁西西说。

"你没受伤吧？"流风关切地问。

"没撞着。"鲁西西说。

"这就好。"流风看了助理一眼。

助理脸红了。

鲁西西注意到这个细节。

"我该走了。"鲁西西站起来。

"喝瓶饮料再走。"流风冲助理使了个眼色，助理出去了。

流风从冰箱中取出一罐饮料，递给鲁西西。

鲁西西一天没喝水。正口渴呢。她打开饮料筒，一口气喝光了。

"你放心，我会抓紧调查的，争取尽快抓住陷害你爸爸的那个坏蛋。这坏蛋真是十恶不赦！"流风送鲁西西到房间门口。

"谢谢您。"鲁西西同流风告别。

鲁西西等电梯。

电梯门开了，里边已经有两个男人。

鲁西西走进电梯，按了关门的按钮。

电梯下降了不到五秒钟，就突然停止了。鲁西西发现那两个陌生男人的表情不对，她刚想喊，一个男人捂住了她的嘴。

另一个男人从兜里掏出一根绳子，往鲁西西脖子上勒。

黑锤像利箭一样从书包里飞出来，它先啄瞎了要勒死鲁西西的那个坏蛋的一只眼睛。

"啊--"那坏蛋松手去捂自己的眼窝。

另一个坏蛋拔出匕首刺黑锤。

黑锤使出全身的力气冲他打鸣。

"喔喔喔--"

那坏蛋当场毙命。

还剩一只眼睛的坏蛋吓傻了，跪下求饶。

"你说，是谁派你来杀我的？"鲁西西问那独眼坏蛋。

"这。……"坏蛋嘴还挺严。

"说不说？"鲁西西吓唬独眼坏蛋。

"我说！是流风。"

果然是他！鲁西西已有预感。

"陷害我爸爸的也是他？"鲁西西又问。

独眼坏蛋点点头。

鲁西西服了上帝了，他怎么会允许流风这种伪君子生活在地球上？可见上帝也会犯错误。

电梯突然上升了。

原来，凶手们稟呈流风的旨意，在电梯里杀害鲁西西后再将鲁西西的尸体运到饭店最高一层灭尸。

两个坏蛋等在最高一层的电梯门口。

"怎么回事？"鲁西西问独眼坏蛋。

"我也不知道。"独眼坏蛋装孙子。

电梯停了，门开了。两个彪形大汉守在门口。

独眼坏蛋突然勒住鲁西西的脖子，冲同伙喊："快捅死她！"黑锤闪电般地冲独眼坏蛋打鸣。

独眼坏蛋口吐鲜血一头栽在电梯的地板上。

电梯外的两个大汉冲进电梯。

黑锤挨个收拾了他们。

"去收拾流风？"黑锤问鲁西西。

"不，我要让他和爸爸调换位置，让他去蹲监狱。让法律收拾他。"鲁西西说。

"怎么让流风蹲监狱？"黑锤问。

"找到流风陷害爸爸的证据。"鲁西西说。

"咱们现在去流风的办公室找找。"黑锤说。

"走，从楼梯下楼。"鲁西西看了一眼电梯里的四具尸体。

第八章

流风接到助理报告的四名部下在电梯里被鲁西西杀死的消息后呆了。

他羡慕鲁西西的爸爸有个好女儿，一个不屈不挠为父亲伸张正义的少女。流风后悔陷害鲁西西的爸爸之前应该先调查一下他的亲属，如果亲属都是一些脓包软蛋再下手，如果亲属中哪怕有一个不屈不挠智勇双全有正义感的人——包括小孩子，你也趁早别碰那对手。

"上警察局报案！让警察去抓鲁西西。"流风是贼喊捉贼的专家，最擅长诬陷式的举报。

"那咱们不就暴露了吗？"助理担心。

"鲁西西没证据。"流风冷笑了一下，"再说，谁相信我是坏人？"助理点点头，就连他这个直接参预阴谋的人也不相信流风是坏蛋，何况外人。

鲁西西和黑锤潜入流风的办公室，翻箱倒柜找证据。

令鲁西西惊讶的是，流风的办公室里没有流风一个字，所有文件都是助理写的。

"文盲？"鲁西西自言自语。

"老奸巨猾。"黑锤判断准确。

"没有证据法律可治不了他的罪呀！"鲁西西茫然了。

"那咱们更得为人类除了这一害。"黑锤喜欢人类，喜欢人类的坦诚，不喜欢人类中有流风这类伪君子。

"回家去想想办法。"鲁西西说。

走到家门口时，鲁西西知道坏事了。四辆警车停在楼下。

几名警察看见了鲁西西，朝她跑过来。

黑锤从书包里钻出来。

"别伤害警察。你先到房上躲一会儿。"鲁西西叮嘱黑锤。

黑锤飞到房顶上。

"你是鲁西西吗？"一个警察问。

鲁西西点头。

"你涉嫌谋杀。你被拘留了。"警察出示逮捕证。

"我谋杀谁了？"鲁西西问。

"虹光饭店电梯里的四个男人。"警察说。

"我能杀死四个男人？"鲁西西问警察。

警察也觉得这事太离奇，可现场发现了鲁西西的指纹和头发。

"到警察局验一下指纹和头发，如果不是你干的，你会自由的。"警察不忍心给鲁西西戴手铐。

鲁西西被带进警车。

黑锤无计可施，鲁西西不让它伤害警察。

警车呼啸着开走了。

在警察局里，经过法医鉴定，鲁西西的指纹和头发与谋杀现场发现的完全一致。

"她用什么杀的这四条大汉？"主办鲁西西凶杀案的侦探问法医。

"不是枪，不是刀，不是棍子。……"法医还从没见过这种杀人的方法。

"那是什么？总不会是化学武器吧？"侦探有幽默感。

"类似于气功。"法医调动他大脑里的一切常识，推论说。

"这女孩子如此厉害？"侦探不信。

"那四个男人身上都有凶器。"侦探的搭档说。

"奇怪。"侦探皱眉头，"我马上提审她。"要么是冤案。要么鲁西西是超人。侦探认为此案没有第三种可能。

第九章

黑锤的智商不低，它清楚救出鲁西西和她爸爸的办法只有一个：找到流风的证据。

对于流风这种不写一个字的坏蛋来说，找他的文字证据太难了。

黑锤想到了录音机。

黑锤见过鲁西西有一台学外语用的微型录音机，它决定带着这台微型录音机去流风常住的虹光饭店304房间。流风总不会为了怕留证据连话都不敢说吧。

晚上，黑锤学会了使用录音机。

第二天上午，黑锤飞到虹光饭店304房间的窗台上，它看见屋里没人。

黑锤将纱窗撕破一个小口，拨开插销，打开一扇窗户，钻进屋里。

黑锤钻进床底下，等待流风回来。

快到中午时，流风和助手走进房间。

黑锤从床下看见四条腿坐在沙发上。

它按下录音键。录音机开始录音。

"没想到姓皮的有这么个女儿。"助理的声音。

黑锤兴奋了，它觉得这话有用。

"以后闹谁先调查一下他亲属的素质。"流风的声音。

黑锤认为这话的份量也不轻。

"不过他们父女二人还是逃不脱您的手心。"助理奉承流风。

助理如果知道他的话能把流风"奉承"进监狱，他准跳楼。

"看来遗传挺重要。姓皮的就倔，软硬不吃。他生的女儿跟他一样倔。"流风点燃一支烟。

"这鲁西西不是一般的孩子，她怎么能干掉四个成年男人呢？王四和小威可是学过武术的呀！"助理一想起电梯里那四具尸体心里就哆嗦。

"糟了！"流风大喊一声。

"怎么了？"助手从没见过流风如此失态过。

流风指纱窗上的洞。

"有人进来了？"助手用最快的速度检查了壁橱和卫生间，没人。

流风示意助手看看床底下，他退到大门口，选好一个进可攻、退可溜的位置。

黑锤看见一双脚朝床边走来，它迅速将磁带从录音机里取出。

黑锤知道这盘磁带就是证据，它能使鲁西西和她爸爸获释，能将流风这个天下第一伪君子送进监狱。

黑锤一定要将磁带带走。

助手趴在地上用手电往床底下照。

"鸡！"助手感到诧异。

"什么？"站在门口的流风以为自己没听清楚。

"床底下有一只鸡！"助手重复。

"鸡？"流风感到恐怖。

"鸡的嘴上叼着一盘磁带！"助手又有了新发现。

"磁带！！"流风喊了一声，他最怕的事情发生了。

流风最恨录音机，他什么电器都买，唯独不买录音机。

他诅咒发明录音机的人。为了不留证据，他可以做到不写字，但他做不到不说话。

流风用最快的速度把门窗统统关死，他要不惜一切代价把磁带抢回来。

流风趴在地上看黑锤。他和黑锤的目光对视时头皮发麻。

他怕这目光，他觉得这目光能看到他心里。所有伪君子都怕别人看到他心里。

流风趴在助手耳边小声吩咐他。

助手点点头，心领神会。

流风从卫生间拿来纸篓，他趴在床上，纸篓口朝下，准备扣住黑锤。

助手见经理准备好了，拿棍子从另一边往出轰黑锤。

黑锤嘴里叼着磁带，无法向他们进攻。再说它还牢记着鲁西西的话，让法律去收拾流风。

棍子打到黑锤身上。

黑锤只好向床的另一边躲闪。

棍子伸长了。

黑锤的身体刚一露出床的遮掩，纸篓就扣在了黑锤的身上。

流风用脚踩住纸篓，眼睛里射出赌徒大赢时才有的那种光辉。

助手跑过来仔细观察黑锤。

"不是一般的鸡！"助手断言。

会使用录音机的鸡当然不是一般的鸡，流风又不是傻子，他瞪了助手一眼。

不能放它出来，想个办法在纸篓里弄死它。"流风下令。

"去拿暖水瓶，烫死它。"

助手拿来一壶开水。

流风亲自往黑锤身上浇开水，他不能允许会使录音机的鸡活在地球上。

黑锤把磁带藏在身子下边护祝滚烫的开水浇到身上疼得它肝胆俱裂，一壶开水浇完了，助手去拿第二壶。

黑锤愤怒了，它奋力向上一跃，挣脱了纸篓的束缚，磁带掉到地上。

流风伸手去抢磁带。

黑锤冲流风的手打鸣。

流风的右手同磁带一起留在地上。断了。

流风又换左手去捡磁带。

一声鸡鸣。

流风的左手也断了。

黑锤盯着流风。

失去两只手的流风不敢再打磁带的主意了。

助手拎着两壶开水跑进来，他看见这个场面。呆了。

黑锤不想教训他了，它要留他当人证。

黑锤叼着磁带，破窗而出，转眼就消逝在空中。

黑锤忍着全身的烫伤，全力飞回家，将磁带交给鲁西西的妈妈。

妈妈以为这是在梦中。听了录音后，她知道丈夫和女儿有救了。

第十章

一个小时后，警车和警察包围了虹光饭店304房间。

警察在逮捕流风时遇到了难题：无法给流风戴手铐--他没有双手。

"上脚镣。"警察头儿吩咐部下。

戴着脚镣的流风被警察押进囚车。

当天，鲁西西和爸爸被宣布无罪释放。

鲁西西和爸爸回到家里，妈妈为他们父女摆下了丰盛的筵席。

黑锤烫伤较重，鲁西西的妈妈正在精心为它治伤。

"爸爸谢谢你！"爸爸举杯谢女儿。

"应该谢黑锤！"鲁西西说。

"对，谢谢咱们的侠胆雄鸡！"爸爸对黑锤说。

"我要谢你们。"黑锤说。

"谢我们？"爸爸不明白自己在这次事件中有什么值得人家谢的地方。

"谢谢你们让我知道了人类的正宗品质，也谢谢你们让我看到人类中还有这种伪君子。"黑锤说。

"正义终究会战胜邪恶。"爸爸举杯。

碰杯。

法庭经过一个月的调查，证实被告流风犯有诬陷罪、行贿罪、受贿罪、谋杀罪、投机倒把罪。数罪并罚，判处流风有期徒刑200年。

法庭调查出的被流风用卑鄙手段陷害的人就有30多名。

这30多人至今还蒙在鼓里，或感激流风帮他们减过刑，或感激流风帮他们减轻过处分。

正义之神是不会放过那些卑鄙的坏蛋的。

这一点，坏蛋们最清楚。他们心里明白，迟早有那一天。

惩罚将伴随流风的晚年。

一个月后，黑锤的伤痊愈了。

这天早晨，黑锤对鲁西西说：

"我要离开这里。"

"为什么？"鲁西西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要去治治全世界的伪君子。"黑锤胃口真大。

鲁西西觉得黑锤的计划不错，就是舍不得黑锤。

"我今天向全世界的伪君子宣战。"黑锤斩钉截铁地宣布。

它希望世界上不再有流风这种人。

"那我应该代表全世界的孩子感谢你。"鲁西西说。

鲁西西知道，现在世界上的伪君子都在大人中间。没有哪个孩子长大愿意当伪君子的，尽管有些孩子身上呈现出伪君子的前兆，但鲁西西相信他们会修正自己的。

谁不愿意活得洒脱？谁不想表里如一？谁不希望和朋友肝胆相照？

人类就是人类。

黑锤告别了鲁西西全家，同它的对手们较量去了。

黑锤是单方面宣战，敌方还蒙在鼓里。

这有点儿不公平。好在黑锤的对手都不是什么光明的人，只好委屈他们一次啦。

鸡王画虎

—

鸡王爱画画。

他初学乍练时画的是花草树木，待画技日趋成熟后，有慕僚建议鸡王改画活物。

管文化的大臣说：“世间有名的画家大都画活物，像马啦，牛啦，驴啦。……”鸡王点点头，说：“有道理。”鸡王领导的鸡家族在动物界属于第六世界，基本上哪个家族都可以欺负它两下。鸡王想改变这种状况。他认为当大王的如果不能使自己的家族强大起来，就犯了渎职罪，应该坐牢。鸡王想用画来刺激鸡民的士气。花草鱼虫太和平，消磨斗志。

鸡王决定画虎。

鸡王认为振兴鸡家族首先应该振奋鸡民的精神，给鸡民增加点儿虎气。

鸡画虎是需要胆量的，首先面临一个请模特儿的问题。鸡王见过老虎，但他不敢多看，那是在十二生肖大王会议上。鸡王怕虎王。

“请个老虎模特儿来让鸡王练习画虎？”

大臣们一听这建议头皮直发麻。

文化大臣点子多，建议道：“我去弄一幅老虎的画，大王先临摹，等画熟练了，再画模特儿。”鸡王点头。

次日，文化大臣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卷画。

侍从备好笔墨。

文化大臣打开画卷，挂在墙上。

鸡王抬头一看，两腿不禁发抖。

一只斑斓猛虎凶狠地盯着鸡王，血盆大口仿佛要吞了鸡王。

鸡王拿了三次笔才握祝大臣们也瑟瑟发抖，不敢多看画上的猛虎。

鸡王毕竟是大王，身上还有点儿王气，他运了运气，终于让手中的笔落在纸上。

但那笔仿佛不听鸡王的指挥，它进入了无政府状态，在纸上恣意乱涂。

这是一次搏斗和较量。

鸡王的祖母是让老虎吃了的。

每年还有一定数量的鸡民落入虎口。

鸡王不愿意给这个世界增加一只新虎----尽管是假虎。

但为了鸡家族的振兴，他必须画好老虎。

豆大的汗珠挂在鸡王脸上，他手中的画笔像水泥柱一样沉重。凭着毅力和王气，鸡王终于画完了老虎的身体。

鸡王不敢画老虎的眼睛和嘴。他希望天下的老虎都没有眼睛和嘴。

文化大臣说：“其实老虎如果这样挺好。”国防大臣说：“嗯，是不错。”财政大臣说：“我也喜欢这样的老虎。”鸡王拿不定主意先画虎眼还是先画虎嘴。他不会画一只无嘴无眼的老虎。

“先画嘴。有嘴无眼，嘴也没用。这样保险系数大。”国防大臣献计。

“还是先画眼睛保险。老虎就是眼睛凶。咱们可以先适应一下，反正他眼睛再凶没有嘴也白搭。”文化大臣有不同意见。

鸡王决定先画老虎的眼睛。他颤抖着笔在老虎脸上画了两个眼圈。鸡王不敢让老虎盯着自己，他让老虎的眼睛盯着右边。

站在右边的大臣迅速移动到左边。

鸡王尽量赋予老虎以和蔼的眼神。可不知怎么搞的，不管多和蔼的眼睛安在老虎脸上都变凶了。

现在鸡王要画老虎身上最关键也是最恐怖的地方--嘴，大臣们做好随时逃跑的准备。

洞察一切的鸡王发现了慕僚们的企图，他命令卫兵用铁链子把大臣们都拴在一起。

大臣们绝望地盯着鸡王手中的笔和纸上的老虎。

鸡王给老虎添上了嘴。

鸡王和大臣们共同承受住了这严峻的考验。

"其实没什么可怕的。"

"就是，有嘴的老虎和没嘴的老虎对咱们都一样。"大臣们一边擦汗一边议论。

鸡王画了第一只虎。尽管画技还不成熟，但他毕竟是鸡家族历史上第一只敢于画老虎的鸡，也是第一个想把虎气引入鸡家族的有胆识的大王。

从此，鸡王开始天天练习画虎。他越画胆越大。越画对老虎越习以为常。

文化大臣对鸡王说："依大臣之见，大王身上已经有了虎气。"国防大臣说："大王自从画虎以来，威风凛凛，好不神气。"鸡王洋洋得意，他要让整个鸡家族都像他这样。

二

为了使自己画的虎更逼真更有艺术性，鸡王决定去人类的美术学院进修画虎的技术。

鸡王以1000斤鸡蛋做为学费，换取了美术学院的进修资格。

吃足了鸡蛋的美院教授教授鸡王十分卖力，鸡王也勤奋无比，一天除了睡觉几乎都在作画，他的画技日新月异，博得教授的赞誉。

鸡王画的一幅虎被学院推荐参加全球画展，竟然一举夺魁，获得金牌奖。

鸡王载誉而归，大臣们举行宴会为鸡王接风。

宴会厅正中悬挂着鸡王的获奖作品《猛虎出山》，画中的老虎张着血盆大口从山崖上跃下，好像要吞了大厅里的鸡们。

大臣们现在面对猛虎已经全然不惧，他们碰杯，他们挑最肉麻的语言奉承鸡王的画，他们还当着猛虎的面调侃老虎，他们确实感到鸡王的英明，鸡家族的上层现在的确有了虎气。

鸡王微醉，他宣布："从明天起，每个鸡家庭都要张贴虎画。母鸡下蛋时要看着虎画，小鸡从一出生就要看老虎。"大臣们三呼万岁，他们认定鸡家族受其它动物家族欺侮的历史即将结束，他们庆幸自己摊上了这么一位有虎气的鸡王。

第二天，鸡王画的虎就被发到每个鸡家庭。鸡民们刚刚看到虎画的时候吓得屁滚尿流，他们不敢吃饭不敢睡觉不敢下蛋，他们弄不清他们的大王想干什么，他们还没见过以吓唬百姓为乐事的大王。

时间一长，鸡民们就习惯了，他们不再怕老虎，有的还敢摸画上老虎的胡子。

母鸡们被命令下蛋时必须看着老虎下。她们看着老虎下的蛋又大又重，蛋内蕴含着虎气。

小鸡们一出生就看老虎，他们长大后同前辈的品质就是不一样。他们什么都不怕，眼睛里透着藐视一切的目光，连走路的姿式都像老虎。

有一只母鸡生了一个虎蛋，此事立即被禀报到鸡王那里。

教育大臣手捧虎蛋向鸡王禀报："禀报大王，今晨一母鸡生下这个虎蛋！"鸡王大喜，他接过虎蛋，只见虎蛋的蛋壳和老虎身上的颜色一样，呈斑斓条纹状。

鸡王说："传下虎蛋的母鸡。"

母鸡叩见鸡王。

鸡王问："你是怎么下的这个虎蛋？"

母鸡说："我每日时刻看着老虎，不管是吃饭还是干别的，下蛋时更要目不转睛，结果就下了这么个虎蛋。"鸡王点点头，说："嗯，你的经验很好，我要立刻在所有的母鸡中推广。"大臣们操办去了。

鸡王相信虎蛋能改变鸡家族的历史，新一代鸡民们将所向无敌。

这只虎蛋的孵化成为鸡家族的一件大事，鸡王每天询问虎蛋的情况。

经过21天的精心照料，虎蛋终于变成了一只虎鸡。

虎鸡的身上和老虎的颜色一样，眼睛也充满了虎气，嘴的两旁长着几根咄咄逼人的虎须。他张嘴发出的居然是虎啸。

鸡王心花怒放，他没想到这么快就改变了鸡家族的素质。

他降旨今后只允许用虎蛋孵化小鸡。

三

新一代虎鸡出生了，他们虎气十足，对鸡家族在动物界的地位充满信心，他们是鸡家族的希望。

这天，大臣向鸡王禀报，说鸭家族的几名鸭民同鸡民为争夺一斤大米发生争执。

在往常，鸡王是通过同鸭王谈判解决此类争端的。可如今不同了，鸡王不愿意再同鸭王坐在谈判桌旁，就像一切有实力的大王不喜欢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一样。

鸡王下令："武力解决！"

虎气十足的鸡民们打败了鸭民，凯旋而归。

鸡王为鸡家族的胜利庆功。

鸭王向鸡王抗议，鸡王置之不理。鸭王只好咽下这口气。

鸡家族和鸭家族几千年友好相处的历史宣告结束。

鸡王继续画虎。

鸡家族的虎气越来越足。

过去，鸡们同其它动物家族交往时都是小心翼翼，服e来顺受。如今不同了，他们开始趾高气扬地同其它动物家族打交道。

鸡民们为自己家族的崛起感到无比振奋。他们感谢鸡王，感谢鸡王画虎。

这天晚上，国防大臣跑进王宫向正在作画的鸡王禀报："几只狼向鸡民寻衅。"鸡王一边漫不经心地往虎头上添了两颗虎牙一边说："还击！"国防大臣领旨出宫。

上百只虎鸡围住了那几只狼。

狼们感到好笑，尽管这些鸡身着虎装口出虎言，但他们毕竟不是虎而是鸡呀！

包围圈在缩校狼们消灭了几只冲在前边的虎鸡。

虎气十足的鸡们前赴后继，争当民族英雄。

转眼之间，鸡们统统倒在血泊之中，成为受人尊敬的烈士。

狼王听了部下的汇报，大怒，决定率领狼家族出击鸡家族，给鸡王点儿颜色看。

兵临城下。

鸡王面无惧色，号召鸡民们为维护鸡家族的荣誉流尽最后一滴血，还说狼不是虎的对手。

虎气十足的鸡民们嗷嗷叫着争先恐后地要去同狼搏斗，那场面那气氛令每一个鸡民终生难忘。

鸡王发出了出击的命令。

伴随着虎啸，鸡民冲向狼群。

那虎啸确实曾一度令狼们胆怯，但当狼们判明虎啸是出自鸡嘴而不是虎嘴时，他们不怕了。

狼们举行了一次百鸡宴。

鸡们虽然有了虎气，但他们没有虎的力量，因此全军覆没。

鸡王得知这一噩耗时正在画一只大虎，他不相信鸡家族完蛋了。

文化大臣上气不接下气："狼兵已经到王宫门口了，请大王快走。"鸡王趴在窗口往外一看，傻眼了。狼兵已经冲进王宫。

本来鸡家族生活得挺好，就因为鸡王喜欢画虎，断送了鸡家族。
狼兵们对鸡王挺客气，他们奉狼王旨意，要抓活的鸡王。
狼王想让鸡王给他画虎，他听说鸡王画的虎比真虎还值钱。
不知狼家族有了虎气是凶是吉。

特别邮票

第一章

安达觉得活着一点儿意思也没有。

他从小到大几乎没碰到过顺心的事。

上幼儿园时，老师总是和他过不去，三天两头用罚站、关小黑屋等手段惩治他。在安达的概念中，幼儿园和地狱是同义语。他不明白爸爸妈妈干吗花钱送他进地狱。

上学后，安达的运气更糟。那些没完没了的考试像魔鬼一样卡住他的脖子，令他窒息。他举手时，老师不叫他。他不举手时，老师却总是叫他，让他当众出丑。安达在十几年的学校生活中，感觉到老师反反复复苦口气心向他强调的就是一条真理：他是全世界最笨的人。

爸爸妈妈倒是很爱安达，但那种爱是通过独裁的方式表现的。安达没有表达自己的主见的权力和机会，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在父母的监视下。他不明白为什么营养都蒙在难吃的食物里，不明白为什么裤子脏了和天塌地陷一样可怕，不明白大人为什么可以和无聊的朋友谈到深夜却不能和他平等地聊上5分钟。

安达总算熬完了艰苦卓绝的学业，有了一份工作，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初涉尘世的他被生活中的种种现象惊得瞠目结舌。他的顶头上司--一个全国最小的官，对他来讲却是皇帝。那人无才无德终日浑浑噩噩，安达对他必须毕恭毕敬。还有那些擅于制造飞短流长的嫉妒成性的同事们，将安达整天埋在烦恼之中。

安达又偏偏是那种心胸不十分开阔，大事小事都往心里去的凡人。他愈发觉得活得累，累得窝囊。一点儿鸡毛蒜皮的小事，诸如被同事诽谤了一回奖金比别人少了10元本星期多打了三次开水都足以让安达结结实实地生一回气。

安达没有体会过生命的欢乐。

他觉得活着一点儿也不是享受。是受罪。

这天晚上，安达入睡前又拿起那本老书翻阅。

这是一本祖传的旧书，书中都是一些奇怪的文章。安达看不大懂，但他却喜欢在睡觉前翻翻。

老书的纸已经黄了。书皮是硬纸的，角上已经磨破了。

安达随意翻开书，突然从硬壳书的夹层里掉出一张小方纸。

安达从枕头旁边捡起那张纸，是一张邮票！

安达把邮票凑到床头灯前仔细看，这是一张很怪的邮票。

邮票的图案上是一只表情和神态都非同凡响的鸡。那鸡的眼睛看着安达。安达吃了一惊，只有有生命的动物才会这样看人。

安达把邮票翻过来，邮票背面的一行小字跳入他的眼帘：贴上本邮票，你可以把信寄给任何你想联系的人。

这是一张特别邮票！

只要贴上它，你给谁写信都行，他都能收到！

安达撕开老书的硬壳书皮，从夹层里又掉出两张一模一样的特别邮票！一共三张。

邮票上的三只鸡从不同的角度注视着安达。
安达相信它们能把他的信送到任何地方。

第二章

安达睡意全无。他穿上衣服，用凉水洗了一把脸，坐在桌前，铺好信纸。安达决定给上帝写一封信。

他要问问上帝，人间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公平的事为什么好人往往活不长为什么有时坏蛋反而长寿为什么好心得不到好报为什么人心隔肚皮为什么人情淡如水为什么人要追名逐利为什么有人穷得叮嚙响有人富得流油为什么有人长得漂亮有人奇丑无比为什么有人聪明有人笨不是说你上帝是最公正的吗？

安达伏案疾书，他是人类中第一个直接给上帝写信的人。

他写东西从来没这么流畅过，他感到自己不是用笔写，而是用心写。

当时钟显示零点时，安达写完了给上帝的信。

他重读了一遍，装进信封。

安达在信封上郑重地写上：

上帝收安达用胶水封上信封，又小心翼翼地将特别邮票贴在信封上。

第二天早晨去上班的路上，安达将信投进了邮筒。

他对于上帝是否能收到他的信半信半疑。

安达像往常一样走进百无聊赖的办公室，坐在那张属于他的办公桌前。同事们例行公事似地聊了几句诸如气温诸如物价诸如昨晚的电视节目后，每人开始埋头看报。

安达的顶头上司--那个全国最小的官心满意足地看着一屋子下属，就像所有没本事的官都对考勤格外关注一样。每当他看见某位下属的位子空着他就有肚子里的排泄物倒流进胃里的感觉。每当他看见办公室里座无虚席时他全身就会产生极度的快感。

电话铃响了。

"安达，你的电话。"一位女同事对安达说。

安达走到电话机旁边，拿起话筒。

"喂，我是安达。"安达说。

"请注意听。"听筒里传出一个庄严的声音。

"你是谁？"安达预感到对方的身份非同寻常，来头不校"你给上帝写的信他收到了。" "！！!"安达下意识地吧听筒拿到眼前看了看。

"上帝决定现在召见你。"

"上帝召见我？！鞍泊辕芽谈 觥？

同事们的目光从各个角度一起射向安达。

"请你现在离开办公室，楼下有一辆黑色轿车在等你。"听筒里说。

安达透过窗户往楼下看，果然有一辆黑色轿车停在楼旁。

"我马上就去。"安达放下话筒。

"你去哪儿？"顶头上司对于安达不向他请假就朝门口走反感极怒？

"上帝召见我。我得快点儿去。"安达沉浸在激动之中。

安达走出办公室，便发现他到了一个陌生和神奇的地方。

轿车停在一座天蓝色的精致建筑旁。车门自动打开。

安达从轿车上下来。

一位侍者出现在安达面前。

"你是安达吗？"侍者问。

"是的。"安达点头。

"请跟我来。"侍者说。

"去见上帝？"安达整整衣服。

侍者微笑着点点头，朝蓝色建筑的大门走去。

安达跟在侍者后边，心情格外激动。

上帝的住所其实无华，空气中弥漫着令人肃然起敬的因素。

安达不由想起"圣殿"这个词汇。

这里没有荷枪实弹的警卫和咄咄逼人的气息。

上帝微笑着接见了安达。

"我看了你写给我的信。"上帝宁静地说。

"我。……不会写。……给您添麻烦了。……"安达有点儿不好意思。

"这是我第一次收到来自人间的信，我很高兴。"上帝说。

可见世界上到目前为止只有3张特别邮票。安达想。

"人间的事，您都知道吗？"安达问上帝。

上帝肯定地点头。

"我不相信。"安达说。

"为什么？"上帝睁大了眼睛。

"您如果都知道，人间就不会有那么多不公平的事了。"安达说。

"什么事不公平？"上帝惊讶地问。

"比如说，有的好人。……"安达说。

"好人？"上帝打断了安达的话，他显然不清楚"好人"是什么概念。

"我们那儿把人分成好人和坏人。"安达给上帝解释。

"世界上没有好人和坏人，只有善良的人和不善良的人。"上帝告诉安达。

安达略有所悟，他继续说：

"为什么有时善良的人生命短暂，而有些不善良的人却活得很长呢？我觉得这不公平。"“同样是一天，质量不一样。善良的人的一天等于不善良的人的一年。"上帝的话虽然轻声细语，却掷地有声。

安达茅塞顿开。

"天地万古存，生命不会再有第二次。追求生命的幸福只能向生命本身索取，通过追求身外之物来达到生命的欢乐是邪径，只会越追求离幸福越远。"上帝谆谆教诲安达。

安达如醉如痴。

"你经常为一些身外小事烦恼、生气，却不在乎怒气伤害你生命的载体——身体。如此本末倒置，你不是白白浪费了自己的生命吗？一个不想让自己幸福的生命是可悲的。一个向生命之外追求幸福的生命是不幸的。"上帝继续说。

安达恍然大悟。他出了一身冷汗。自己险些白白浪费了来之不易的生命。

"我希望人类的每一个生命都幸福。但这只有通过每个人自己的努力才能达到。生命是灿烂的，同时也是转瞬即逝的，珍惜每一天吧。至于你刚才说的那些不善良的人，比如那些手上沾了别人的鲜血的人，他们的名字都在那上边，一个也跑不了。"上帝指指案头一个黑皮本子。

安达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感到痛快。他真想翻看那黑皮本里都有哪些人的名字。安达没有向上帝提出这个要求，因为他能猜出黑皮本里的一些名字。安达喜欢看报听新闻，他清楚世界上发生过的大事件。

"我可以满足你的一个要求，请你提出来。"上帝慈祥地看着安达。

平时安达有那么多愿望，什么顶头上司不再给他穿小鞋啦同事不再背后议论人啦住房再大一点儿啦女朋友再多一些啦。……可现在他全忘了，他觉得自己过去为这些事伤脑筋生气真是浪费生命。

安达现在向上帝还真没什么要求可提，他已经知道追求幸福只需向生命本身索龋可安达又不想放过这难得的机会。

安达想起了自己那丰衣足食却暗无天日的童年。

他要为全人类的孩子向上帝提一个要求。

"我希望您让全人类的父母同他们的孩子平等相处。"安达说出了自己的要求。

"我答应你。"上帝同意满足安达的要求，"我早已注意到这个问题并着手解决它，现在地球上的大多数父母已经能够平等地对待子女。剩下的那部分我会尽快扭转他们的专横。那些宁死也不肯与孩子平等相处的父母会吃大亏的，他们毁了自己的亲骨肉。" "谢谢您。"安达相信不久的将来，父母们都会遵从上帝的安排，与子女平等相处的。

安达向上帝告别。

半小时后，安达回到了办公室。

还是那个顶头上司，还是那些同事，可安达见到他们时却不像从前那样感到烦恼了。他不能再干傻事了--他们无权影响他的生命的幸福。

同事们和顶头上司看见安达走进办公室。他们的脸上一个个呈现毕恭毕敬的神态。他们亲眼看见安达被一辆豪华的小轿车接走的，那轿车的规格号码是部级人物才能拥有。他们如果知道安达真是去见上帝级的人物，非得排队预约给他擦皮鞋不可。

第四章

晚上，安达小心翼翼地拿出剩下的那两张特别邮票。现在，他已经知道了它们的价值。

邮票上的鸡显然是有些得意，它们骄傲地看着安达。那意思仿佛在说，你还想给谁写信？

"给外星人写封信！"安达决定了。他从小就想知道宇宙中除了地球外还有没有有生命的星球，他还特别想从宇宙中看看地球是什么样。

安达准备好信封和信纸，开始给外星人写信。

全文如下：

亲爱的外星人：

如果你们收到我的信，请你们接我到宇宙中看看地球，我很想知道地球在宇宙中的地位。

7 6 鸡王画虎

握手！

地球人：安达

1 9 9 1 . 2 . 2 夜

安达将信纸装入信封粘好，又将特别邮票郑重地贴在信封上，然后提笔在信封上写道：宇宙中最有智慧的生物收第二天虽然是星期日，但安达起得仍像平时一样早。他将信投进了邮筒。

安达回到家里，现在他对于外星人能收到他的信确信无疑了。他换上了一身整洁的衣服，等候外星人来访。

石英钟表针的运行仿佛比平时要艰难，安达觉得今天的时间过得特别慢。

当时针指到中午 1 2 点整时，安达看见窗外的空中有一个火球。

火球越来越大，安达认出那是飞碟。

外星人来了！

飞碟悬停在距离安达的窗口 1 0 0 米的空中，从飞碟上伸出一条通道。

通道准确地吸在安达家的窗口，两个外星人从通道里走出来，出现在安达面前。

"你是安达吗？"外星人友好地问话。

"是的。"安达回答。

"我们收到了你的信。现在邀请你到宇宙中看地球。"外星人指指通道，伸手做了个请的动作。

安达经过通道进入了飞碟，飞碟内部令安达吃惊。他原以为如此先进的飞行器里一定布满了仪表，没想到飞碟里的设备十分简单，几乎看不到仪表，除了几排舒适的座椅外，只有一座精巧的控制台。

"越是先进的东西越简单。"安达想。这倒和人类的某些特点相似，越是口若悬河满嘴时髦名词的人，脑子里保准是空空如也。

"请您坐好。"一个对外星人对安达说，"飞碟要起飞了。"安达坐好。透过玻璃窗，他能清楚地看到外面的景象。他奇怪邻居们怎么对这个庞然大物视而不见。

"本飞碟现在处于隐形状态，一般人看不见。"一个外星人坐到安达身边，给他解释。

"你知道我想什么？"安达惊讶。

外星人笑着点点头。

安达头一次感受到地球人科技的落后，他想起了"天外有天"这句老话。尽管这句话是人类发明的，可并没有多少人深切理解它的含义。

飞碟离开安达家的窗户，升到空中。

安达朝窗外看，眨眼功夫，地球就变成了一个足球。

"真快！"安达瞠目结舌。

"本飞碟的速度是光速的100亿倍。"外星人告诉安达。

光速的100亿倍！

安达知道光的速度是每秒钟30万公里。

绕地球赤道7.5圈是30万公里。

安达的大脑无法想象这种距离。

"你们的星球在银河系里吗？"安达问。他知道地球是太阳系的一员，而太阳系在银河系里只不过是沧海一粟。

"不在。我们的星球属于芒峰系。"外星人说。

"芒峰系？"安达从未听说过。

"芒峰系是银河系的520倍。"外星人告诉安达。

"520倍！"安达从座位上跳起来。

"像芒峰系这样的星系在宇宙中有70亿个。"外星人宁静地说。

安达呆若木鸡。

他感到自己太渺小了，感到一个人在宇宙中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安达对自己的过去感到好笑，他一直认为自己是最重要的，自己身边发生的鸡毛蒜皮的事就是宇宙的一切，他没想到宇宙的胸怀是如此之博大。他想起有一次单位分房时，两位同事为了争夺2平方米几乎一直污辱到对方第47代祖先。

"芒峰系在宇宙中只算是小星系。"外星人又抛出一颗炸弹。

安达服了宇宙了。

"宇宙中有多少存在生命的星球？"安达问。

"据我们了解，起码有50亿个。"外星人说。

50亿个。

几乎等于地球的总人口。

而地球人却认为自己是宇宙中唯一有智慧的生物。

"快到我们星球了。"外星人说。

安达看见一个蓝色的星球正在接近飞碟。

飞碟平稳地降落在一座建筑物上。

"欢迎你参观我们的星球。"外星人站起来请安达。

安达跟着外星人离开飞碟，进入那座造型奇特的建筑。

第五章

一位身材高大的外星人在一间有着浅蓝色墙壁的房间里等待安达。

"这是我们星球本年度的领袖。"领安达来的外星人把身材高大的外星人介绍给安达。

"欢迎你，地球人！"领袖热情地说。"我收到你的信后，立即就派飞碟去接你了。"

"谢谢。"安达说。

"先参观一下我们的星球？"领袖征求客人的意见。

安达对外星球并不感兴趣，他就是想站在其它星球上看看地球在宇宙中的地位。

领袖知道了安达的想法。

"请跟我来。"领袖一挥手，旁边的一座门自动打开了。

安达跟着领袖进入另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的一面墙是由玻璃构成的。玻璃外边是茫茫宇宙。

领袖走到一座控制台前边，按了一下按钮。

玻璃墙变成了巨大的荧光幕。

荧光幕上出现了密密麻麻的星群，数量起码有几亿亿个。

"哪个是地球？"安达迫不及待地回。

领袖用灯光显示的箭头在荧光幕上指示一个小星球。

"地球这么小？"安达吃了一惊。

"这不是地球，是银河系。"领袖宁静地纠正安达。

银河系！

安达知道银河系是由一千亿颗以上的恒星和无数星云星团构成的，太阳不过是银河系中一千亿颗恒星中的一个。

银河系的直径是十万光年。也就是说，光从银河系的这头走到那头需要十万年时间--光每秒钟走30万公里。

"咱们来专门观察银河系。"领袖按了几个按钮，将荧光幕上的银河系放大。

小星星渐渐变成了由无数星球组成的庞大星系。

"箭头指示的那个亮点儿就是太阳系。"领袖告诉安达。

安达全身的血液先是凝固，继而沸腾。

如果把宇宙比喻成大海，太阳系连一个水珠也算不上。而太阳系的主体--太阳的体积是地球的130万倍！

地球是宇宙中名符其实的一粒尘埃。

用沧海一粟形容地球在宇宙中的地位是夸大其辞了。

"地球很年轻。用我们的时间计算，她是昨天才诞生的。"领袖说。

"地球能生存多久？用你们的时间计算。"安达问。

"3天。"领袖回答。

不要说人的生命是一瞬间，就连地球的生命在宇宙中也不过是转瞬即逝而已！

安达为地球人着急，他觉得人类中的许多成员还认识不到生命的可贵，他们在虚度时光消磨时光甚至还有人嫌时间过得慢，他们用那些本来不属于生命范畴的琐事来折磨生命。

更有甚者，有的人还以干扰别人的生命为乐事，他们希望别人的生命暗淡无光希望别人的生命不如他的生命。安达突然感到地球人的生命是一个总体，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生命。地球上虽然有五十亿人，虽然有数百代数千代，但本质上是一个生命。这个生命应该和谐、融洽，幸福地享受生命的每一秒钟。任何自相残杀和虚度时光都是违背生命进程的馊举。

尽管地球生命整体在宇宙中不过是一瞬间的一瞬间，但她应该发光也必须发光。只有数万亿人类个体生命的幸福才能使地球整体生命发光。这光虽然微不足道，但群星灿烂的宇宙正是由无数个微不足道的光组成的。没有生命，宇宙就没有生气，尽管它有不计其数的恒星，它也是黯然失色的。是生命使宇宙生机勃勃，是生命而不是恒星使宇宙大放光彩。每一个地球个体生命都应该明白这一点，每一个个体生命都应该为地球整体生命增色，为宇宙增光。

"我现在就返回地球。"安达一秒钟也不想等了，他要去告诉地球人他心里想的一切。

"欢迎你再来！"领袖送安达。

安达匆忙走进飞碟，他向领袖挥手告别。

飞碟离开星球，进入茫茫宇宙中。

安达粗略计算了一下，地球人的寿命大约也就是两万天，实在是太短暂了。安达想好了，他回到地球后，要在人间发起一个"愉快度过两万天"活动。

你愿意参加"愉快度过两万天"活动吗？我想你会的。

尾声

安达的三张特别邮票只用了两张。第三张他一直珍藏着。

安达喜欢看童话，还订了《童话大王》杂志。从《童话大王》杂志上，他结识了皮皮鲁和鲁西西兄妹。安达决定把第三张特别邮票送给鲁西西。

鲁西西把这张特别邮票贴在寄给谁的信上了呢？请朋友们看中篇童话《炸弹礼花》。

炸弹礼花

第一章

安达将最后一张特别邮票送给了鲁西西。鲁西西非常珍视这张邮票，她知道它是无价之宝，她喜欢邮票上那只神采奕奕的鸡。

鲁西西一时还想不出给谁写信，她小心翼翼地将特别邮票收藏好。不少朋友给鲁西西写信或打电话，建议她将特别邮票用在写给谁谁的信上，可鲁西西都觉得不值得。全世界只有这一张特别邮票了，当然应该用在最重要的地方。

这天晚上，电视中的一条不同寻常的新闻令全人类瞠目结舌：H国在深夜出兵吞并了邻国R国。

这是名符其实的侵略。

这种事不管是在深夜做还是在白天做，都得算作是在光天化日下的强盗行径。

全世界都愤怒了。联合国立即举行紧急会议，会员国们一致谴责H国的侵略，还通过了若干冠以阿拉伯数字的决议，向H国下通牒，勒令H国在48小时内从R国撤军。

H国总统根本不把联合国的决议放在眼里，他坚信解决国际问题靠枪不靠投票。

就在联合国的决议通过5小时后，H国总统不但不从R国撤军，还向R国增派了几十万耀武扬威的精锐部队。

48小时过去了，H国没有从R国撤兵。

国际社会的自尊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各国驻联合国的代表跺着脚在紧急会议上骂街。大家要求使用武力把H国从R国赶出去，还说不能开这个先例，还说如果这次不管H国，过不了几年，H国将吞并全世界。

天天喝牛奶吃牛肉的人和天天喝不上牛奶吃不上牛肉的人带着不同的肤色穿着不同的军装从天而降集结在H国和R国周围。不少有过侵略史的王牌军队来执行反侵略的光荣职责，昨天还到别的国家轰炸过人家主权的轰炸机今天又飞来帮人家维护主权。

大军压境，H国总统死不低头。他不理会联合国给他下的第二次最后通牒--限他在1个月内从R国撤军。他准备和全世界打一仗。

最后期限一天天逼近了。国际社会比H国总统还着急。

据可靠情报，H国拥有新式细菌武器。一旦战争爆发，H国将毫不犹豫地使用细菌武器。这种细菌武器能为地球增添数十种新的疾病，每一种新疾病都比艾滋病厉害数倍都是不治之症。

因此，多国部队不敢轻易向H国宣战。可如果期限到了，不打又保不住面子，一打就会导致新的疾病在世界上流行，真是进退维谷，骑虎难下。

H国总统的口袋里就装着细菌武器的遥控发射器，只要国部队一开枪，他就按细菌武器的发射按钮。

人类害怕了。

人们诅咒H国总统，形容他是魔鬼。

H国的作家们都写文章赞扬自己的总统，说他只不过表里如一罢了，不像有的总统表面是君子实际是小偷，披着维护别人主权的外衣干着侵犯别人

主权的勾当。

不管怎么说，因为H国总统手里有细菌武器，谁也不敢轻举妄动。

现在距离最后期限只有5天了。

国际社会发了狠心，期限一到，就使用武力把H国从R国赶出来。

上医疗保险的人爆增。

人人为自己的健康担忧。

儿童是最大的受害者，他们的抵抗力低。他们加入人类的时间短。他们享受生命的时间少。

战争，你真是不可避免的吗？

第二章

这些天，电视机幕上出现的都是坦克飞机大炮和荷枪实弹的军人。鲁西西为人类担忧，她不明白人类为什么把钱花在制造自相残杀的武器上。她觉得人类发明电视不是为了展示坦克大炮的，也不是为了像小贩讨价还价似的交换播放敌方总统那充满血腥味儿的电视讲话的。

离最后期限只有5天了。鲁西西不想让新的疾病肆虐人类。

鲁西西决定使用特别邮票给地球上的细菌大王写一封信。她希望细菌大王停止帮助H国总统。

信写好了，鲁西西在信封上郑重地写上：地球细菌大王亲收特别邮票被鲁西西仔细地贴在信封上。

"你给谁写信呢？"皮皮鲁发现妹妹写信时的表情异常。

鲁西西忙捂住信。

这个动作刺激了皮皮鲁的好奇心，越是不让知道的事他越想知道。

"告诉我！"皮皮鲁使用命令的口气。

"给细菌大王。"鲁西西突然决定不瞒皮皮鲁了。

"细菌大王？"皮皮鲁先是一愣，但马上反应过来了，"你用特别邮票了？"
"鲁西西点点头。

"你想拆H国总统的台？"皮皮鲁智商绝对高。

"我想帮人类。"鲁西西讨厌"拆台"这个词。

"和细菌大王对话，够玄的呀！"皮皮鲁觉得细菌大王和魔王差不多。

鲁西西也挺怵细菌大王。

"想好了再发信。"皮皮鲁提醒妹妹。

沉默了10分钟。

"我想好了，发信。"鲁西西从桌前站起来。

皮皮鲁钦佩妹妹的胆量。

鲁西西将写给细菌大王的信投进了邮筒。

第三章

细菌大王不喜欢人类。

他统管着地球上所有的细菌。

细菌中最有战斗力的是病菌。

细菌大王讨厌人类在地球上摆出的那副不可一世的姿态，他认为人类不知天高地厚唯我独尊，他受不了人类破坏地球本来面目的种种举动，他认为人类只不过是夹在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中的一层薄薄的东西而已，就像夹心饼干中的那层奶油，实在没什么可以值得目空一切的。

每隔几年，细菌大王就派病菌繁殖出一种新的病毒去骚扰人类，艾滋病就是他的杰作。等人类发明出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后，细菌大王再用新的病毒给人类捣乱。

这一回，细菌大王命令部下配合H国总统的细菌武器专家，促成这些专家制造出了新的病毒。

细菌大王正等着人类的热闹呢。他知道还有5天时间，他的部下将以最新的阵容向人类发动一次足以让人类忙乱10年的进攻。

"禀报大王，这里有您的一封信。"一位大臣对细菌大王说。

"我的信？"细菌大王觉得惊讶。

"是人类写来的。"大臣说。

"人类写来的？！人类写给我的信？！"细菌大王从座椅上弹跳起来。

"请大王过目。"大臣将信递给细菌大王。

细菌大王诧异地撕开信封看信。

"一个叫鲁西西的女孩子要求见我！"细菌大王看完信后对大臣们说。

"她要干什么？"大臣们判断不出这封来自人类的信将给细菌家族带来好运还是恶运。

"不清楚。"细菌大王陷入沉思。

王宫里鸦雀无声。

"我见她。"细菌大王决定了。

这是有史以来细菌同人类的第一次正式会见，大臣们分头去安排程序。

鲁西西给细菌大王发信的当天晚上，电视新闻说H国总统已命令细菌部队进入战斗准备状态。

人类不寒而栗。

"最好别打。"鲁西西的爸爸说。

"那就让H国白白占了R国？"皮皮鲁发表意见。

"细菌武器能给人类带来大灾难。"妈妈说。她是医生，她知道新病毒的厉害。

"有的科学家研究怎样治愈癌症。有的科学家研究怎样给人类增加新的癌症。人类就是这样自己折腾自己。"爸爸叹了口气。

"人类就是通过自己折腾自己推动历史前进的。"皮皮鲁说。

"谬论。"爸爸嘴上反驳儿子，心里却觉得皮皮鲁的话有几分道理。

鲁西西看看表和日历，她不知道给细菌大王的信要在路上走几天。

睡觉前，鲁西西习惯喝一杯水。

她觉得今天的水有点儿异样。水的颜色似乎在变化，不是全变，而是局部变化！就是说，有的水在变，有的水不变--在一只杯子里！

渐渐地，水里出现了几个字：

细菌大王决定见你，请喝下这杯水

鲁西西一口气喝光了杯子里的水，她迫不及待要见细菌大王。

第四章

鲁西西不得不佩服细菌家族的本事，他们在5分钟之内就解决了鲁西西同细菌大王会见的技术问题---身体悬殊。

现在，鲁西西已经和细菌们一样小了。

细菌世界的景象令鲁西西瞠目结舌。她没想到这个世界比人类世界还要繁荣，细菌们也有汽车和飞机，有工厂，有商店。总之，人类有什么他们就有什么。

"请乘飞机去见我们大王。"专程来接鲁西西的外交大臣对鲁西西说。

鲁西西注意到自己的身边停放着一架喷气式客机。可是没有机常鲁西西跟着外交大臣登上飞机。

喷气式客机垂直起飞，不用跑道。

鲁西西知道为什么有不少病人类总是攻不下来了。细菌的智商不比人类低。

"你们细菌家族有多少成员？"鲁西西问外交大臣。

"光是你的小拇指的指甲盖上就有几十亿个细菌。那上边起码还有几千万辆汽车，数千架飞机和不计其数的建筑。"外交大臣说。

鲁西西发愣。

不可思议。

"那我洗手的时候，你们不就倒楣了？"鲁西西问。

"几秒钟内--当然是你们的时间概念--我们的城市就又建成了，新的汽车和飞机也造出来了。你们的1秒钟大概等于我们的100年。"外交大臣说。

鲁西西相信，因为她早就觉得地球上的100年在宇宙中也许就相当于1秒钟。

喷气式客机开始垂直降落。

透过机窗，鲁西西看见下面是王宫。

飞机停稳后，舱门打开了。

鲁西西一出现在机舱门口，就被飞机下边的场面惊呆了：由成千上万的细菌兵组成的仪仗队威风凛凛地列队站立在飞机旁。文武大臣簇拥在披着斗篷的细菌大王身边。

这毕竟是人类第一次拜访细菌家族，细菌大王要让人类对他的家族刮目相看。

鲁西西走下舷梯，来到细菌大王面前。

"这是我们大王。"外交大臣给鲁西西介绍。

"大王您好！"鲁西西伸出手。

"你好！"细菌大王说。他不讨厌鲁西西。

大王同鲁西西握手。

军乐队演奏乐曲。

细菌大王计划震震鲁西西，让人类知道知道和他们生活在一个地球上的细菌家族不是等闲之辈，然后将鲁西西囚禁起来，终生不得返回人类。

仪仗队列队从大王和鲁西西面前通过。

鲁西西感受到了来自细菌士兵的杀气，她在心里说，人类的确小看了细菌家庭。

欢迎仪式结束。

"请。"大王指指王宫，对鲁西西说。
鲁西西和细菌大王并肩走向王宫。
等待鲁西西的是终身囚禁。

第五章

在王宫里坐定后，细菌大王问鲁西西：

"你觉得我们细菌家族怎么样？"

鲁西西说：

"伟大。"

细菌大王吃了一惊。不管怎么说，能够听到来自人类的夸奖，细菌大王心里很痛快。

细菌大王知道"伟大"这个词的份量。

"你真的这么认为？"细菌大王看着鲁西西问。

"真的。"鲁西西点点头，"你们不屈不挠，你们充满了创造性。你们的家园随时有被毁灭的危险（鲁西西想起自己经常洗手），但你们马上又建设新的家园。"细菌大王的眼睛里出现了泪花。他为自己的家族感到骄傲。

"你恨人类吗？"鲁西西突然问细菌大王。

"恨。"细菌大王点点头。

"为什么？"鲁西西问。

"你们人类不和地球上的其他生命平等相处。"细菌大王说。

"....."鲁西西不知说什么好。

"你们任意奴役其他生命，想杀就杀，想吃就吃，一切以你们为中心。"细菌大王越说越激动。

鲁西西无话可说。她想为人类辩护，但她理屈词穷。

"你们不但欺负别生命，你们还自相残杀。你们玷污了地球，你们给生命抹黑。"细菌大王仿佛站在地球整个生物界的立场控诉人类。

"所以你就组织病菌向人类进攻？"鲁西西问。

细菌大王点头。

"你刚才说的那些缺点人类的确都有，但人类的成员中也有许多好人，他们正直，有同情心，反对战争。他们保护动物，保护环境。人类也像你们一样，经常遭受各种天灾，我们的家园也会被地震、洪水、火灾等灾害毁灭，我们也像你们一样会顽强地重建家园！"鲁西西口若悬河地为人类辩护，她承认人类有弱点和错误，但她仍然认为人类是伟大的。

细菌大王听呆了。

"抓她吗？"一位大臣小声问大王。

细菌大王摇头。

"你接着说。"细菌大王喜欢听鲁西西说话。他惊叹人类居然有这样善良和聪明的成员。

鲁西西舔舔嘴唇后，继续为人类说话：

"不错，人类是喜欢自相残杀。他们发明出各种屠杀自己的武器，他们想出了各种绝招儿来杀害自己的同类，包括请您的部下去屠杀人类。但是，随着文明的发展，人类已经意识到自相残杀是一种愚昧，正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到反对战争的行列中。就拿最近H国侵略R国来说吧，H国就遭到了地球上几乎所有国家的反对。.....细菌大王打断鲁西西的话："真的？" "千真万确。"鲁西西说。

"这次不是自相残杀吗？"细菌大王问。

"不是。"鲁西西摇头。"是反对侵略。"

“那也算是人类的自相残杀。”一位大臣进言。
鲁西西无力反驳这句话。她心里清楚，从现象看，这也算是自相残杀。
“你为什么要见我？”细菌大王问鲁西西。
“请您帮助人类。”鲁西西说。
“要我帮人类？帮什么？”细菌大王问。
“帮助人类不再自相残杀。”鲁西西一字一句地说。
“我能制止人类自相残杀？”细菌大王以为鲁西西吃错了药。
“是的。”鲁西西肯定。
“怎么制止？”细菌大王问。
“大王，别上她的当。”一位大臣提醒大王。

第六章

细菌大王冲大臣点点头。

"你说我怎么制止人类自相残杀？"大王继续问鲁西西。

"最近几天人类将爆发一次大规模的自相残杀。这场战争如果打起来，少说也得死十几万人。"鲁西西把H国侵占R国以及国际社会向H国下最后通牒等等都告诉了细菌大王。

细菌大王沉默。

"就因为H国总统手里有细菌武器，所以他才有恃无恐，所以国际社会才不敢轻举妄动，所以才下了好几次最后通牒。

但这次可能是最后一次了，如果H国还不从R国撤兵，多国部队真要动手了。如果真打起来，将死伤数十万人。"鲁西西眼眶湿了。

"我怎么制止这场战争？"细菌大王被鲁西西感动了，他喜欢这个女孩子的真诚和胆量。

"您命令您的下属不要帮助H国总统。"鲁西西说。

细菌大王想起了自己派去支援H国总统细菌武器的那些病毒部队。

"H国总统还有许多武器，少了细菌武器，他照样打仗。"细菌大王说。

"没有细菌武器，他绝不敢同时和那么多国家的部队打仗。他就是利用人们对细菌武器的惧怕心理才占着R国不离开的。"鲁西西看着细菌大王的眼睛说。

细菌大王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他觉得自己过去对人类的认识并不全面，人类中有鲁西西这样善良的孩子，可见人类是伟大的。

"你不怕我不让你回到人类中去？"细菌大王换了个话题。

"在细菌家族中当个公民不也挺好吗？"鲁西西爽快地说，"不过，我爸爸妈妈还有哥哥该伤心了。"细菌大王无话可说了。面对如此纯真的生命，他只有一种选择。

"我采纳你的意见，命令我的病毒部队离开H国总统的细菌武器！"细菌大王宣布。

"细菌大王万岁！"鲁西西喊。

细菌大王听到人类喊他万岁，激动得热泪盈眶。

"我还有个要求。"鲁西西趁着细菌大王激动，得寸进尺。

"讲。"细菌大王踌躇满志。

"人类有许多不治之症，例如各种癌症和艾滋病等等，您准有办法治这些玻"鲁西西说。

细菌大王愣了一下，没错，人类的不少病正是他的恶作剧。

"你想说什么？"大王摸不清鲁西西想干什么。

"把能治这些不治之症的细菌部队派到H国总统的细菌武器里去，换回病毒部队。这样，H国总统一使用细菌武器，人类的所有不治之症都被治愈了。"鲁西西异想天开。

细菌大王被鲁西西超群的智力惊呆了，他决定以后和人类携手作朋友，共同生活在地球上。

"传我的命令。"细菌大王高声说。

文武大臣洗耳恭听。

"立即派能治愈食道癌的第7军团、能治愈肝癌的第21军团、能治愈肺癌的第3军团、能治愈乳腺癌的第8军团、能治愈。……和能治愈艾滋病的第5军团驻守人类H国总统的细菌武器里，换回现驻扎在那里的病毒部队。"细菌大王发旨。

王宫里一阵忙乱的脚步声。

鲁西西哭了。她觉得凡是生活在地球上的生命都是可爱的，不管是动物还是微生物还是植物，大家都是一家人，都应该心心相印彼此相爱。能共同生在一个星球上，是缘份。

细菌大王部队的机械化程度极其高，1小时，换防完毕。

H国总统做梦也没想到，他的威慑力量--细菌武器，已变成了负有和平和人道使命的医疗武器。

"如果您同意的话，我想告辞回人类去，我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人类，避免无谓的伤亡。"鲁西西不想让人类被枪打死哪怕一个人，她认为所有生命都应该善始善终。

细菌大王舍不得让鲁西西走。

"你以后还会来吗？"细菌大王问鲁西西。

"我来。下星期我就来。"鲁西西说。

"我派人去接你。"细菌大王乐了。

鲁西西让细菌大王给人类写了一封信，她要以此信为证据向人类宣布H国总统手里的细菌武器内部的变化。

垂直喷气客机器飞了，鲁西西在窗口向送行的细菌大王挥手。

第七章

鲁西西回到人间时，是清晨五点半钟。

她跑进客厅打电话。

"是电视台吗？"鲁西西问。

"是。请问有什么事？"

"我有重要新闻要播放。"

"重要新闻？你是谁？请讲详细些。"

"我这儿有一封细菌大王给人类的公开信。" "细菌大王？什么细菌大王？" "就是掌管全世界所有细菌的大王呀！" "……" "生物分成三种：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细菌大王就是微生物家族中的大王呀！" "细菌家族里还有大王？" "还有汽车和飞机呢！" "。……" "喂！喂！你说话呀！" "你住哪儿？" 鲁西西把住址告诉电视台。

她放下电话等电视台来接她的车。

窗外传来救护车的鸣叫声。

敲门。

鲁西西开门，门口站着护士和医生。

"是这儿有精神病患者吗？"医生问鲁西西。

这个混蛋电视台！鲁西西在心里骂了一句。

"快送我去电视台！"鲁西西拉着医生往救护车旁跑。

"她就是精神病患者！"护士反应过来，大喊。

鲁西西的爸爸妈妈被吵醒了，等他们穿上衣服时，看到救护车已经开走了。

"往电视台开！"鲁西西对医生说。

"回医院！"医生对司机说。他叹了口气，这么小小年纪就得了精神病，可见商品经济已将人性摧残得不成样子。

"去电视台！！"鲁西西狂叫。

"去电视台干什么？"医生问鲁西西。

"去宣读细菌大王给人类的信！"鲁西西挣扎。医生和护士对看了一眼，没错，百分之百的精神病！

救护车驶进精神病医院的急诊室。

从急诊室里冲出来几位护士，几乎是五花大绑地将鲁西西按到床上。

"放开我！我没病！我要去电视台！"鲁西西使劲喊叫。

"打一针镇静剂。"医生下医嘱。

一位戴大口罩只剩一双美丽的眼睛的护士给鲁西西打了一针镇静剂。

鲁西西睡着了。

院长听说该院收了一位十几岁的病人，特地赶来。

"这么小的精神病患者！好好研究一下！"院长对医生说。

医生拼命点头。

鲁西西醒来时，已经是下午了。

她发现自己躺在病房里，手和脚都被皮带捆着。

"她醒了。"护士用对讲机通知医生。

医生和院长一起来到鲁西西的病床旁。

"你们放我出去！我没病！"鲁西西说。

院长和医生经验丰富，他们清楚，真正的精神病患者都不承认自己有精神玻"来不及了！你们现在不放我出去，会死好多人的！你们负不了这个责！"
"鲁西西挣扎。

"病得不轻。"院长说。

"嗯。"医生同意。

"我要去电视台！我要开记者招待会！"鲁西西嚷嚷。

"你为什么要开记者招待会？"院长问鲁西西。

"我有一封细菌大王给人类的信。"鲁西西说。

"妄想型精神分裂症。"院长从嘴里吐出八个字。

鲁西西绝望了。

现在离国际社会给H国下的最后通牒期限只有4天。

第八章

鲁西西住院3天后，院方才同患者家属联系。

"什么？我女儿有精神分裂症？！"鲁西西的爸爸吃了一惊，他正到处找鲁西西呢！

"是的。她是本市年龄最小的精神病患者。"医生遗憾地说。

"这不可能！"爸爸跳起来，"我要见她！"爸爸来到精神病医院。

鲁西西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她的嗓子已经喊哑了。"快告诉我，是怎么回事？"爸爸根本不信女儿会有精神玻鲁西西把经过讲给爸爸听。从特别邮票说起，一直讲到细菌大王命令部队换防。

爸爸看看手表，离最后通牒规定的期限只有17小时了。

"我想办法通知人类。"爸爸说。

院长和医生愣了。

"遗传。"院长下了结论。

"不能放他走。"医生说。

鲁西西的爸爸听见了医生们的对话。他清楚自己如果不行动也会被捆在床上享受镇静剂。这些还是小事，战争如果爆发可是大事。

爸爸突然一个转身，挥拳打倒了院长和医生。

"反正精神病打人也不犯法。"爸爸嘀咕了一句后，朝医院门口跑去。

闻讯赶来的医生护士们没有抓住鲁西西的爸爸。他们立即打电话通知市里：有个危险的有攻击力的精神病患者潜入市区。

爸爸坐出租车赶回家中，把情况告诉皮皮鲁。

皮皮鲁一看表，距离开战时间只有12小时。

"去医院救鲁西西，然后开记者招待会！"皮皮鲁说。

"他们会把你当精神病的！"爸爸提醒儿子。

"我有幻影号！"皮皮鲁从兜里掏出小神马。

(关于幻影号的来历，请查阅《十二生肖系列童话》之《马王登基》)。

"我和你去！"爸爸说。

皮皮鲁和爸爸跑到楼下。远处有一辆救护车闪着旋转灯急驶过来，显然是来抓爸爸的。

"幻影号，变！"皮皮鲁大喊一声。

小神马变成了幻影号汽车，停在他们身边。

"快上车！"皮皮鲁拉开车门。

爸爸和皮皮鲁钻进幻影号的驾驶室。

"他在车上！"救护车上的医生喊。

幻影号冲着救护车撞过去。

救护车司机吓坏了，不知所措。

幻影号奇迹般地"穿越"救护车，风驰电掣般朝医院驶去。

医院的铁门紧闭。

皮皮鲁操纵幻影号越过铁门。

"停在鲁西西病房的窗户外边。"爸爸指挥儿子。

幻影号停住了。

爸爸打碎玻璃，从窗户跳进病房。

护士和医生拿着电棒朝爸爸冲过来。

皮皮鲁打开了幻影号上的麻醉武器开关。

一阵扫射。护士和医生昏睡过去。

鲁西西终于解放了，她的胳膊和腿上被皮带勒出了血樱"去电视台！"鲁西西喊。

时钟显示现在距离地球开战只有 4 个小时。

第九章

"你们找谁?"电视台门口的警察拦住了鲁西西他们。

"我们有重要新闻要播发!"鲁西西说。

"播新闻?"警察想笑。

"我们找台长。"爸爸有经验。

警察给台长打电话。

"你们进去一个人,台长在办公室等着。"警察说。鲁西西和爸爸、皮皮鲁商量了一下,决定派鲁西西进去,如果一小时后台长不同意播放,就开幻影号闯进去强行播发细菌大王的信。

台长在办公室会见了鲁西西。

鲁西西说明了来意。

台长自始至终都认真听鲁西西讲话。

"我看看细菌大王的信。"台长伸手。

鲁西西把信递给台长。

台长是看《童话大王》长大的,他信这种事。

"我播。"台长对鲁西西说。

"台长万岁!"鲁西西冲上去亲了台长一下。

台长拿起电话筒:

"我是台长,请通知各部门,10分钟后有重要新闻播放。

中止一切节目。再请通知世界各国电视台。立即向国际电讯公司申请,8分钟后本台同时租用所有电视通讯卫星。重要新闻连播三遍。每遍中间播一分钟广告。每次广告收费1亿美元。听清了吗?请重复一遍。好,执行吧。"台长放下电话听筒。

鲁西西认定这位台长当总统都绰绰有余。

当鲁西西走进播音室时,距离开战时间只有2小时15分了。

多国部队的坦克已经发动,炮弹装进了膛。

H国总统的部队也进入特级战斗准备。

H国总统的秘书跑进指挥部。

"报告总统,1分钟后电视里有重要新闻!"“看!”H国总统吐出一个字。

秘书打开电视机。

地球上的人类几乎都死盯着电视屏幕,他们希望重要新闻与H国有关。他们不希望打仗。他们怕新的疾病流行。

鲁西西出现在屏幕上。

"开什么玩笑?"H国总统皱眉头。

鲁西西从特别邮票讲起,一直讲到细菌大王已经调换了他在H国总统细菌武器里的部队。鲁西西又宣读了细菌大王给人类的信。细菌大王在信中说,他愿意和人类交朋友。

"心理战!不理她!"H国总统认定这是敌方的计谋。

"让专家抽查一下细菌武器怎么样?"秘书建议。

"也好。快点儿!"H国总统点头。

20分钟后,抽查结果送到H国总统的办公桌上。

第十章

H国总统张大了嘴巴，半天合不上。

细菌武器里的病毒果然全都不翼而飞。

"怎么办？"各路将领看着自己的统帅。

H国总统连抽了7支雪茄烟。他清楚，没有细菌武器，他赢不了这场战争。

离最后通牒规定的期限还有1小时，H国总统宣布从R国撤军。

多国部队的坦克熄火了，炮弹退出了炮膛，飞机滑回机库。导弹停止倒数计时。

人类松了一口气。

本来将要降临到无数个家庭头上的痛苦烟消云散了。

和平鸽又飞翔在蓝天上。橄榄树又呈现在白云下。

人们不满足于H国从R国撤军，人们纷纷给H国总统打电报打电话，要求他将细菌炸弹投掷到世界各地。人们希望早日在地球上根除癌症和艾滋病，而H国总统的细菌武器有这个能力。

世界各国都通过外交途径和各种途径恳请H国总统出售给他们一颗细菌炸弹。

H国总统应接不暇。他终于知道了制造和平对于一个总统来说比制造战争光彩得多的多。制造战争的人不配当总统。

不管在国内使用枪还是在国际上使用枪，对于一个国家元首来说，都是弱智和低能的表现。

H国总统决定不出售细菌炸弹。

他要將细菌炸弹送给人类。

H国总统发言人宣布：H国订于3月15日免费往全球同时投掷细菌炸弹。

世界一起欢腾。

癌症和艾滋病的末日是3月15日。

人们准备好最好的衣服在3月15日那天穿。

同样是炸弹，可这些炸弹爆炸时，胜过礼花。

但愿不会节外生枝。

但愿3月15日那天全球同放炸弹礼花。

可人类毕竟是人类。飞行员没按投弹钮之前，谁也不敢打保票。

虔诚的鸡博士

整个鸡家族就他认字，大家叫他鸡博士。

看书看报是鸡博士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鸡博士可以一天不吃饭，但不能一天不看书报。

鸡博士曾在一座垃圾堆里找到一页残书，上面有一句名言“书是人类的朋友”。鸡博士认定人类在地球上比鸡类生活得好就因为人类爱看书。鸡博士将那句名言更改了一个字贴在自己的窝里--书是鸡类的朋友。

书使鸡博士知道了许多事情，尽管他的书报的唯一来源是垃圾堆。鸡博士知道踢足球踢得最好的叫马拉多纳（他曾经遗憾那球星如果叫鸡拉多纳就好了）。知道有座柏林墙最近被拆了，还有人冒傻气花钱买那墙上的破砖头。鸡博士还知道艾滋病知道亚运会知道通货膨胀中程导弹伊朗地震美国总统养的狗的爱称。……鸡博士最爱书最怕黄鼠狼。

听爸爸说，鸡博士的爷爷就是被黄鼠狼吃掉的。鸡博士童年时睡觉经常做恶梦，梦见自己被黄鼠狼或清蒸或红烧或糖醋后端上餐桌还有一次他梦见自己被端上饭桌是为了庆祝黄鼠狼的生日，鸡博士躺在盘子里对黄鼠狼说你别吃我，黄鼠狼说不吃你我怎么过生日，你看我还请了这么多客人，我如果大赦你，我的客人也不干呀，等等。

鸡博士对黄鼠狼是又恨又怕，他曾遐想假如世界上没有黄鼠狼该多好，他每天晚上睡觉前就不用翻过来倒过去地检查门窗了。

其实鸡博士一次也没碰上过黄鼠狼，越没见过越觉得恐怖。

这天下午，鸡博士睡完午觉后决定去他的图书馆--垃圾堆找本书看看。

这是一个有着美好阳光的下午，天挺蓝，云朵的形状也让人感到满意。鸡博士心情愉快地来到图书馆。

有几只鸡在那里觅食。

“您好，鸡博士！”鸡们每每见到鸡博士都肃然起敬。他们吃饱了肚子后喜欢听他神侃书上的事儿。

“你们好。”鸡博士骄傲地冲同胞点点头，他可怜这些只知道吃不知道看书的同胞，他奇怪他们每天守着这座知识的宝库居然只用它填肚子。

“鸡博士，这儿有一本书。”一只小母鸡向鸡博士献殷勤。

这座垃圾堆的书的产权都归鸡博士所有。鸡博士天经地义地接过小母鸡递给他的书。

书的第一页就吸引了鸡博士。鸡博士信奉每本书每张纸上的每一个字，他认定变成铅字的每个字都是真理，都必须坚信不疑。

鸡们羡慕地看着他们这位识字的同胞，他们期待他看到有意思的事讲给他们听。

鸡博士的眼睛越瞪越大。

表情也越来越惊讶。

“上边写了什么？”小母鸡耐不住了，问鸡博士。

“冤枉啊！”鸡博士冒出这么一句。

“冤枉？谁冤枉？”大家问。

“黄鼠狼冤枉！”鸡博士说。

鸡们以为这位认字的同胞中了邪。

“黄鼠狼是咱们的敌人，怎么冤枉呢？”一只有一把年纪的老鸡问。

鸡博士指着书说："书上说，黄鼠狼偷鸡是冤案，其实黄鼠狼并不爱吃鸡，只是饿极了才偶尔为之，那些诸如'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是强加在黄鼠狼身上的不实之词。"老鸡提醒鸡博士："你爷爷就是被黄鼠狼吃了的。"鸡博士说："可能是偶尔的，再说我也没看见。您亲眼看见了吗？"老鸡摇摇头。

鸡博士信书上的每一个字。

他陷入了沉思。

"你怎么了？"小母鸡关心鸡博士。

"咱们冤枉了黄鼠狼这么多年，应该给人家平反。"鸡博士说。

鸡们吓了一跳。尽管书上说黄鼠狼不喜欢吃鸡，可他们还是怕黄鼠狼。

"你准备怎么做？"老鸡问鸡博士。

"我去找黄鼠狼，代表鸡家族向他们道歉。"鸡博士表情庄严地说。

鸡们佩服这位有使命感的同胞。

"书上说的不一定全对吧？"老鸡有点儿不放心，"再说人会撒谎，书是人写的，书当然也会撒谎。"鸡博士可怜地看看老鸡，他为同胞的无知感到羞愧，他竟然怀疑书上说的话。

"我明天就去找黄鼠狼。"鸡博士宣布。

"我和你一起去。"小母鸡对鸡博士崇拜死了，她认为自己如果能和鸡博士这样有学问有胆识的民族英雄一起去找黄鼠狼，真是再浪漫不过了。

鸡博士同意了。

第二天，鸡博士和小母鸡出发了，他们四处打听黄鼠狼的住处。

黄鼠狼行动诡秘，他们的住处是绝密的。

当黄鼠狼们听说有两只鸡满世界找他们时，吓了一跳。

黄鼠狼们为此还专门召开了紧急会议，布置防范措施。他们分析这是一个圈套。

功夫不负有心人。鸡博士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后，终于打听到一只黄鼠狼的住所。

听到敲门声，黄鼠狼开门。

见是两只鸡，他吓了一跳。他接到过同胞的警告。

鸡博士向黄鼠狼说明了来意，请他代表黄鼠狼家族接受鸡家族的道歉。

黄鼠狼松了口气。他想不通上帝怎么会造出这样的鸡来。

黄鼠狼客气地请鸡博士和小母鸡落座。然后他锁上了房门。

鸡博士和小母鸡再也没有离开那座房子。

晚餐时，他俩在餐桌上陪黄鼠狼进餐。鸡博士的待遇是糖醋，小母鸡的待遇是清炖。

两个盘子挨着，四目相对。鸡博士在盘子里对小母鸡说，这是一只化装成黄鼠狼的狼，不要怨书。

小母鸡笑了，她为自己能和鸡博士同葬一腹感到幸运。还说她下辈子也要识文断字。

黄鼠狼边欣赏鸡博士和小母鸡的临终赠言边大吃特吃。

他决定晚餐后着手写一本书，动员全世界的鸡登门拜访黄鼠狼。过去他不知道书有如此神奇的力量，今天他信了，大脑和肚子一起信了。

地球上还剩一个鸡蛋

整个鸡家族都不甘心自己在地球上的地位----任人宰割，供人食用。

从1000年前起，鸡家族的有识之士就试图摆脱鸡家族的困境。但每次行动都以鸡的失败告终。人类大获全胜，还不断完善着吃鸡的艺术：现代化养鸡尝填鸡、肯德鸡、扒鸡、烧鸡，等等，真是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这还不算，鸡被人类吃得最多，可人类却发明出"黄鼠狼给鸡拜年"的成语嫁祸于黄鼠狼，鸡们确实咽不下这口气。

鸡王决定在本世纪末之前扭转鸡家族的处境，他召集幕僚想办法。

"要想让人类放心吃鸡很难。"一位幕僚说。他曾经用10斤鸡蛋收买了人类中一位写东西的人，让他在报上写文章说，吃鸡容易患癌症，可人类照吃不误。

"依我看，人吃咱们并不是因为恨咱们，而是说明他们离不开咱们。"另一位年纪大一些的幕僚说，他曾经发明过鸡瘟，但被人类用药物治住了。

"有道理。"鸡王点头。示意这位幕僚继续往下说。

"大王下一道圣旨，命令所有母鸡停止下蛋。保准人类不会再像现在这样对待咱们了。"幕僚建议。

"停止下蛋？"鸡王吃了一惊，这可是断子绝孙的举动呀。

"没有鸡蛋，就不会再有新的鸡出生，光这一点，就够人类伤脑筋的。"幕僚说。

鸡王点点头。

5分钟后，鸡王向整个鸡家族下达了圣旨：停止下蛋。

二

当人类发现全世界所有的母鸡都不下蛋了时，地球上只剩下一个鸡蛋了。

人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地球上的鸡将吃一只少一只，最终灭绝。人们将不再有鸡肉吃，不再有鸡蛋吃。

科学家们想尽一切方法动员母鸡们恢复下蛋，什么音乐刺激法，红外线紫外线这线那线照射啦，遗憾的是母鸡们不为所动，不管科学家们想出什么绝活儿，她们就是不下蛋。

人类专门为此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会议的结果是制定了一部关于保护珍贵动物--鸡的法律。鸡终于改变了卑微的地位，加入珍贵动物的行列。

人们以拥有一只鸡为荣，狗和猫的地位一落千丈。在公园里时常见到牵着鸡散步的达官贵人。一只鸡的售价已高达上千美元。

科学家们研制的延长鸡的寿命的药物刚一问世就被抢购一空。有几个国家的国旗上出现了鸡的图案。这一切都因为母鸡不下蛋了。

经营炸鸡的快餐店统统倒闭，老板不是跳楼就是离婚。

地球上唯一的那个鸡蛋更是价值连城，光是守护它的军队就有两个旅之多。这个鸡蛋的妈妈是最后一个听到鸡王的圣旨的，当时她正在下蛋，想把这个蛋退回到肚子里已经不可能了，于是她成了地球上唯一的鸡蛋的母亲。

她因此身价百倍，人们将延续鸡的生命的期望寄托在她身上，人们把最好的食物给她吃，为她建造了超豪华住宅，还让她上报纸上电视上电影。

鸡王的臣民们不再被人类杀戮，不再供人类食用，人类视他们为珍宝。鸡王满意了。

三

那个唯一鸡蛋的母亲显赫地位渐渐引起了鸡家族成员的注意，他们羡慕她嫉妒她。同样是鸡，为什么她住的房子比同类的好？为什么她的食品比同类的高级？为什么她能上电视还享有鸡皇后的称号？就因为她生了地球上最后一个鸡蛋！

没人甘心比同类活得差。

于是，在一个上午，一只母鸡违抗鸡王的圣旨，她公然下了一个蛋。

这只母鸡立刻成为全球新闻的焦点，她的待遇立即超过了那只“鸡皇后”。

鸡家族受到了强烈的震动。

第三个鸡蛋出生了。

第四个鸡蛋问世了。

第五个鸡蛋降临了。

鸡王感到大事不妙，他连降圣旨制止母鸡们下蛋，但他已经控制不了他的臣民了。

所有的母鸡都想当鸡皇后，所有的母鸡都想比别的鸡活得好，她们玩命地下蛋。

当鸡蛋的数量多到派不过来军队保护时，人类醒悟到鸡不会灭绝了。人们嘴里出现了口水，他们仿佛又闻到炸鸡的香味了。

保护鸡的法律取消了。

鸡又重新出现在餐桌上。

没人牵着鸡逛公园了。

鸡王想再发一道不下蛋的圣旨，幕僚进谏劝住了他。幕僚告诉鸡王，人类已经有了对付鸡不下蛋的办法：他们留出了一个鸡蛋，只要鸡们再不下蛋，他们就拼命抬举这个鸡蛋和它的妈妈。

鸡家族算是没有出头之日了。鸡王哀叹。

梧桐树下

母鸡在草丛中觅食时，捡到了一个蛇蛋。

这是一只不会下蛋的母鸡。越是不会下蛋，她越想当妈妈。

母鸡见到蛇蛋如获至宝，将蛇蛋带回家中。

母鸡的家在一棵梧桐树下。

母鸡不知道这个蛇蛋里的生命是否还与这个世界有缘，她抱着一丝希望开始孵蛋，她不放弃任何能使她当妈妈的机会。

母鸡用体温和心血感化蛇蛋。几天以后，她隐约觉到了蛇蛋里有生命存在。

她不知道自己孵化的是一只蛇蛋。她只知道身体下边的这个东西能使她获得当母亲的权利。

梧桐树的叶子是绿色的。绿是生命的颜色。

终于，母鸡感受到蛇蛋在蠕动。欣喜从天而降。母鸡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一个她向往已久的世界。

小蛇从蛋里破壳而出，他惊讶地注视着这个陌生的天地，感激地望着身边这位带他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母亲。

母鸡过去怕蛇，怕得很。

可她现在面对小蛇，没有一点儿恐惧。他是她的孩子。

是他使她成为母亲的，她感激他。

母鸡忙碌起来，寻找小蛇爱吃的食物喂他。晚上给他挡风，白天和他嬉戏。

母鸡尝到了当妈妈的喜悦与满足，她觉得自己是幸福的。

的确，没有施爱对象的生命是最不幸的生命。

小蛇在母鸡的关照下一天天长大。

梧桐树下充满生机。

二

小蛇和妈妈形影不离。小蛇是母鸡生命的全部。

居住在附近的母鸡们本来将小蛇的妈妈作为她们茶余饭后的笑料，她们讥讽她不会下蛋，现在她们见她给一条蛇当妈妈，她们认定这是对鸡家族的亵渎，她们视她为异类。

一只被推选出当代表的黑母鸡来到梧桐树下，她趾高气昂地对蛇妈妈说："要么你放弃你的蛇儿子，要么你带着他离开这里。我们不能容忍一只母鸡给蛇当妈妈。" "为什么？我们并没有影响你们的生活呀！"蛇妈妈说。

"供你选择的时间只有3个小时。"黑母鸡转身走了。

母鸡进行痛苦的选择。

她从出生开始她就住在梧桐树下，她不能离开这棵大树。

蛇是她的儿子，也是她的一切，她不能没有他。

"妈妈，这是为什么？"已经长成大蛇的儿子问母亲。

母亲摇摇头。她也不知道。灾难如果来自异类她还可以理解，可却来自同类。

蛇儿子早已注意到自己的形体与母亲的形体大相径庭，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与妈妈的感情。形体是外在的，感情是内在的。内在的东西才是本质。生命追求本质。蛇从小接受了母鸡的爱，他要用同样的爱回报母鸡。

母鸡决定不离开梧桐树，也不离开蛇儿子。这两样东西构成了她的世界。

3个小时过去了。

被激怒的母鸡们请来了四只膀大腰圆的公鸡，她们决定用武力驱逐这位不循规蹈矩的同类。

四只身材高大的公鸡包围了母鸡的家。

梧桐树，默然不动。

三

母鸡恐惧地看着渐渐逼近的公鸡们。她从他们的眼睛中看到了仇恨和嘲笑。

母鸡本能地用身体护住儿子。

蛇由于一直同鸡生活在一起，还不知道自己的本事，他也紧张地注视着眼前的场面。

一只公鸡低下头，脖子上的毛竖了起来，他的身体俯伏在地面上朝母鸡冲过来，像一架低空飞行的轰炸机。

蛇突然感到自己的身体里有一股无名的力量在升腾，他不能目睹自己的母亲受人欺侮，他从母亲的身下钻出来，迎头拦住了那只公鸡。

蛇挡在公鸡的面前。蛇的前半截身体采取直立姿势，他的脖子变成了宽扁形状，红红的舌头伸出嘴外。

公鸡胆怯了，他怕蛇。

自尊心使他与蛇对峙了一分钟后，他的腿终于不听大脑指挥了，撒腿往回跑。

另外三只勇士也夺路而逃。

母鸡明白自己拥有一个什么样的儿子了，她终于享受到受到儿子保护的母亲所特有的那种满足与慰藉。

母鸡们束手无策了，她们不具备驱逐蛇妈妈的实力。心有余而力不足是上帝的幽默方式。残酷的幽默。

母鸡和蛇儿子继续生活在一起，充分享受为人母为人子的乐趣。

梧桐树下充满柔情。

四

这天，母鸡和蛇外出觅食。他们来到一起草丛中。

阳光透过草叶射到地面上，呈现出斑驳陆离的景象。鸟在树上唱歌，云在天上移动。大地一片祥和。

祥和背后总有危机。

一条凶狠的母蛇将母鸡定为她的攻击目标。母蛇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

母鸡一步步靠近潜伏在草丛中的母蛇。

母蛇突然在母鸡面前直立起上半身，她准备先吓瘫母鸡。

母鸡惊叫。

闻声赶来的蛇儿子看见一条蛇在攻击他的妈妈，他奋勇同蛇搏斗。

母蛇在搏斗方面比他经验丰富多了。母蛇无意与同类打斗，她看准了机会，一口咬住了母鸡的喉咙。

母鸡倒在血泊中，她目睹了儿子为她做的一切，她心满意足地死了。死得真享受。

蛇儿子疯狂了，他不顾一切地扑向母蛇。

母蛇准备自卫。

两条蛇高举着自己的半截身体在空中愣住了。

血缘。

她认出了他是她的儿子。

他认出了她是他的妈妈。

血缘使他们抱在一起。

"孩子，你吃吧！"母蛇还以为儿子是在同她争夺食物，她指指血泊中的母鸡对儿子说。

"她是我妈妈！是她把我抚养大的。……"蛇儿子泣不成声。

母蛇呆若木鸡。她头一次感觉到自己身上的蛇毒能毒死世界上所有生命。

望着闭眼安祥地躺在地上的母鸡，母蛇想咬太阳。

"我要孵一个鸡蛋！"母蛇说，一股神圣的感情从母蛇心底油然而升起。

蛇劝阻妈妈。

母蛇决心已定。她一定要抚养一位鸡孩子，报答母鸡的育子之恩。

母蛇弄到了一个鸡蛋。

蛇明白妈妈是想获得心里上的平衡，否则她今生今世无法安宁。

趁母蛇孵蛋的时候，蛇悄悄离开了妈妈。他知道，蛇妈妈带着鸡儿子的结局注定是悲剧。

梧桐树在叹息。

黑母鸡白母鸡

放学经过学校传达室时，皮皮鲁看见信箱里有他一封信。

信封上的寄信人是蔡灵和蔡艺。

"陌生的名字。"皮皮鲁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拆信。

信的全文如下：

皮皮鲁：你好！

我们看到你经常碰到好玩的事情，真羡慕你哟。你能让我们姐妹两个也碰上一次童话中的事吗？拜托你啦！

蔡灵蔡艺

皮皮鲁回到家里，他拉开抽屉，从里边拿出两盒拼图。这是两盒以鸡为图案的拼图。一盒的图案是一只黑母鸡生活在农村的田野上，另一盒的图案是一只白母鸡生活在繁华的城市中。这不是一般的拼图，白母鸡和黑母鸡拼完整后就能说话。

皮皮鲁将这两盒拼图寄给了蔡灵和蔡艺姐妹。皮皮鲁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在生活中碰到有意思的事。

二

蔡灵和蔡艺收到皮皮鲁寄来的拼图后高兴极了。她们决定比赛看谁先拼完。蔡灵选择了黑母鸡，蔡艺选择了白母鸡。

比赛开始。

在同一张桌子的两头，两姐妹埋头竞争，她们要将上百块零散的图形拼成完整的图案，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她们急于想和图案上的母鸡说话。

秒针仿佛比平时行走得更快。分针像往常的秒针。时针像往常的分针。

两幅拼图渐渐初具规模了。黑母鸡正在布满野花的田野上散步，而白母鸡则在车水马龙的街道旁驻足观望。

两姐妹几乎是同时完成了自己的拼图。

"你好！"白母鸡和黑母鸡同时向自己的小主人问候。

"你好！"姐妹俩激动极了，她们终于经历到了只有在童话故事里才能遇到的事。

蔡灵注意到黑母鸡在翘首向桌子另一头的白母鸡那边张望，她问黑母鸡："你是第一次见白母鸡吗？" "是的。"黑母鸡继续向白母鸡那边看，她的脸上流露出羡慕的神色，"我喜欢那边。" "你这儿不是很好吗？空气新鲜，充满了诗意，四周是田园风光，没有噪音，没有污染。"蔡灵说。

"我还是喜欢城市。你看她那边有多少汽车，有那么高的楼房。"黑母鸡目不转睛地盯着白母鸡的都市。

蔡灵不知如何是好。

白母鸡在和蔡艺说了两句话后，发现了黑母鸡的世界。

她踮着脚尖往黑母鸡那边看，眼睛里全是渴望。

"你怎么啦？"蔡艺问白母鸡。

"我喜欢那边。"白母鸡一脸的憧憬。

"你这儿不是很好吗？热闹，繁华，又不寂寞，每天都有新闻，"蔡艺对白母鸡说。

"我觉得那边好，我想去她那儿。"白母鸡愁眉苦脸地说。

蔡艺不知如何是好，她不愿意看白母鸡受委屈，她愿意让白母鸡高兴。

三

“姐姐，咱们给她俩换换地方行吗？既然她们都愿意生活在对方的环境中。”蔡艺向姐姐提议。

“我同意。”姐姐没意见。她也愿意让自己的朋友愉快。

白母鸡和黑母鸡听到这消息后欣喜万分，她们感激两姐妹，她们知道重新拼一遍并非易事。

经过又一次艰难的排列组合，白母鸡终于来到了田野上，黑母鸡也进入了大都市。

两姐妹松了一口气，她们喜欢看朋友露出满意的神色。

然而事实使她们吃了一惊。

就在白母鸡和黑母鸡踏上她们分别梦寐以求的异地上的同时，她俩的头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又扭向对方的“领地”。

两只母鸡的脸上又出现了羡慕的表情。

“怎么啦？”蔡灵问黑母鸡。

“我怎么又觉得田野好啦？”黑母鸡死盯着农村看。

“……”蔡灵无言以对。

蔡艺问白母鸡。“你怎么还不高兴？”

“我觉得还是她那边好。”白母鸡说。

“你刚才不是特别喜欢田野吗？怎么一到了田野又喜欢城市了呢？”蔡艺想不通。

白母鸡和黑母鸡恳求小主人把她们俩换回来。

姐妹俩看看表，她们有点儿为难了，作业还没写！

白母鸡和黑母鸡万分痛苦地向对方的环境瞭望，她们的表情能打动石头人。

“再帮她们换过来吧。”姐姐心先软了。

妹妹点头同意。

四

白母鸡和黑母鸡又回到了属于自己的环境，她们脚一着地，头立刻往对方看，脸上又是渴望和羡慕。她们就是觉得不属于自己的那个地方好，就是觉得脚踩的地方不如脚没踩的地方美妙。

白母鸡和黑母鸡再次恳求小主人将她俩对换位置。

太阳已经下山了。

姐妹俩清楚，如果她们满足白母鸡和黑母鸡的要求，她们就会一直为白母鸡和黑母鸡调换位置直到两鬓斑白。因为白母鸡和黑母鸡永远喜欢自己不在的地方。

两幅拼图被拆散了重新装回盒里。

白母鸡认为黑母鸡的盒子好。

黑母鸡认为白母鸡的盒子好。

支离破碎的躯体无法再说话，宁静重又回到屋里。

姐妹俩默默地将各自的拼图放进抽屉里，她们总算经历了一次童话。

有生命的地方，每时每刻都发生着这样的童话。

不光是白母鸡和黑母鸡。

鸡、野猫和作曲家

凤头是一只鸡，她生活在一位三流作曲家的家里。这位三流作曲家自幼喜欢音乐，7岁时就开始把自己的生命和五线谱缠在一起，16岁开始试图驾驭音符----谱曲。经他的手谱出的歌曲已超过了四位数，遗憾的是唱他的歌的人数全加在一起还不到两位数。

三流作曲家羡慕那些能谱出脍炙人口的歌曲的同行，他感觉自己不行，每次谱曲前他先做一件事----自卑，就像基督教徒的祷告一样。自卑完了，他再作曲。作出的曲子不堪入耳：兴奋的人听了打呵欠，打呵欠的人听了三天睡不着觉。

凤头的遗传基因里有音乐细胞----凤头的妈妈是在一座现代化养鸡场的音乐催蛋房里生下凤头的。加上凤头天天听三流作曲家放音乐，她已经成为一只具有相当音乐水平的鸡。

凤头能把只听过一遍的曲子飞快地记下，她用嘴在沙子上边写。凤头的已经离不开音乐了，她觉得音乐对于她来说比粮食还重要。

这天晚上，电视里的一则消息同时吸引了三流作曲家和住在院子里的凤头。

一位眉清目秀的播音员告诉观众，为纪念某位音乐大师诞辰200周年，音乐家协会将举办一次优秀歌曲大奖赛，欢迎音乐家们一试身手。

三流作曲家激动了几分钟后又宁静下来，他参加过无数次大奖赛，但从未进入预赛圈。不过他每次得到举办大奖赛的消息都决定参加竞争。

这次也不例外。

三流作曲家关上电视，他坐到钢琴旁，开始谱曲。

凤头想躲出去--三流作曲家弹奏的旋律足以使人窒息。她觉得能够把音符排列组合得这么难听实在也得算是一种本事。

凤头又可怜她的主人，决定助他一臂之力。

夜深人静，作曲家进入了梦乡。

凤头从半开的窗户进到作曲家的工作室，她铺开五线谱稿纸，用嘴蘸着墨水在稿纸上谱曲。

月光透过纱帘落在桌上，凤头把月光也揉进乐曲里。

二

三流作曲家被隔壁房间里的动静惊醒了，他摄手摄脚将工作室的门推开一道缝儿。

"凤头怎么会在桌子上？"作曲家吃了一惊。

他看见凤头在他的稿纸上画着什么。

凤头谱曲结束，她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又从窗户离开房间。

三流作曲家走进工作室，打开桌上的台灯。

稿纸上五线谱！

三流作曲家着实惊讶。

第一行音符就非同小可。作曲家一口气哼完这首歌，他立即被那优美的旋律征服了，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陶醉了。

"传世之作！传世之作！！"三流作曲家舞着稿纸连连赞叹。

凤头会作曲？！三流作曲家忽然意识到这个问题，他无法相信这是事实，却又不能不信任自己的眼睛。

作曲家拿着歌曲到院子里，他看见凤头正在睡觉。

"是你写的曲子？"作曲家问凤头。

凤头装睡。

作曲家看出他的鸡是在装睡，他还看见鸡窝的墙壁上有不少线谱符号--过去他没注意，即使看见了也没往那方面想。

作曲家回到屋里，他决定拿这首歌去参加大奖赛，他太想出名了，太想让成千上万的声带听他指挥，太想让那些歌坛巨星的舌头同他的大脑细胞同步运动。

三流作曲家将凤头谱写的歌曲誊抄一遍后寄给了大奖赛评选委员会。

一个月后，这首歌曲中了头奖，而且是唯一的头奖。

评委们给这首歌下的评语是：音乐界至今为止真正的创新作品，简直不像出自人手，像是出自神灵之手。

评论文章像雪花一样满天飞舞，评论家们把三流作曲家的祖坟都给扒了，他们分析他爷爷的爷爷使用的烟斗就是一个标准的五线谱音符，还说他奶奶三岁时哼的儿歌和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有异曲同工之妙。

音像出版商们抢着和作曲家签订版权合同，他们争相出高价争相想将版权买绝。作曲家第一次听到有人出这么大的价钱买他的版权，他一时手足无措以为人家多说了几个零。

歌坛巨星们放下架子求作曲家将这首歌的专有演唱权转让给他们，往常作曲家连见都见不到这些大明星，现在他们居然请他签名留念，作曲家真是春风得意踌躇满志。

全国起码有一半儿的声带在唱作曲家的旋律，作曲家心花怒放。

这一切都是凤头给作曲家带来的，作曲家还希望凤头继续帮助他，帮助他走向世界。

三

一只野猫看上了凤头。

这只野猫在这一带的野猫中很有名气，外号叫勇士。勇士武艺高强，也很侠义。

勇士早就注意上凤头了，他觉得凤头和别的鸡不一样，他还欣赏凤头的音乐天才。勇士喜欢听音乐。

勇士早就想和凤头谈谈，但他怕吓着她，一般来说，鸡是不喜欢野猫拜访的。

勇士终于按捺不住了，他在一天晚上来到凤头的小房子外边。

"可以进来吗？"勇士问。

凤头从房子里探出头来，看见是一只野猫，一点儿也不吃惊。

"请进。"凤头说。

勇士更觉得凤头的品质非同一般--见到野猫都面不改色心不跳。

"咱们是邻居，我就住在院外边。我叫勇士，很想和你交个朋友。"勇士还有点儿腼腆。

"我叫凤头。我愿意和你交朋友。"凤头看出勇士身上带几分潇洒。

"我喜欢听你唱歌。"勇士说。

"你知道我会唱歌？"凤头心里很舒服。

"你作的曲子比人类作曲家作的曲子强多了"勇士说。

凤头点点头。她知道勇士说的是实话，不是恭维话。

"你应该离开这儿。"勇士说。

"为什么？"凤头问。

"音乐不是人类的专利，干吗只有他们才能唱歌谱曲？咱们动物家族也应该享受音乐，你可以为动物家族谱曲。"勇士越说越激动。

凤头的眼睛亮了。

"再说，整天关在这院子里也太单调了，天天的生活内容一样，真是浪费生命。"勇士最怕过重复前一天内容的生活。

"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凤头问。

"跟我去闯荡，为动物家族谱曲，让音乐也为动物家族服务。"勇士说。

"同意。"凤头愿意把自己的音乐才能贡献给动物世界。

在月色中，凤头离开了作曲家的家，跟勇士走了。

四

第二天早晨，作曲家发现凤头失踪了。鸡舍没有被袭击过的痕迹。

作曲家还指望凤头帮他拿下一次大奖赛的头奖呢。凤头的失踪对他来说是一个晴天霹雳。

作曲家茫然地回到工作室，他不知道一流作曲家的桂冠还会在自己头上戴多久。

报刊上每天仍然是连篇累牍的赞扬他的文章，采访过他的记者已逾三位数，这一切足以使他确信自己是超天才。

看着堆积如山的刊有赞扬他的文章的报刊，作曲家渐渐忘记了凤头的出走，他开始应一位歌星的要求为该歌星专门谱一支歌。

歌曲谱好后再次轰动了音乐界，那位歌星只在电视上唱过一次，这首歌就风靡了全国甚至跨越了国境线。

现在他知道一流作曲家的桂冠不会离开他的头了。

他谱的歌一首比一首好听。唱他的歌的人一天比一天多。

他知道如果没有凤头那首歌，就没有他的今天。他还知道如果凤头一直替他谱曲，也没有他的今天。

作曲家继续作曲和享受光荣。野猫和凤头继续在动物世界奔波。

太阳还是在白天出现。

月亮还是在夜晚出现。

这是因为太阳自信她在白天出现比在晚上出现好。

这是因为月亮自信她在晚上出现比在白天出现好。

遥远的地方有个梦

A

她特别能下蛋--每天下两个蛋。而且没有淡季，春夏秋冬天天如此。

她没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鸡家族的同胞们也没因此对她另眼相看，大家觉得一天下几个蛋都行，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她和家族的其他成员住一样的房子，吃一样的饭。

这天，她下完一个蛋后想睡一会儿。

一只小老鼠从她身边的洞里探出头来。

她看见了他。

小老鼠看见她注意到了他，不敢出来了。

"你吃吧，别吃得太多就行。"她知道小老鼠想吃她的食物，她可怜饿肚子的穷人。

小老鼠感激地跑到她的饭盒前，尽量斯文地饱餐了一顿。

"谢谢你！"小老鼠抹抹嘴，他觉得她心眼儿好，而现在心眼儿好的人难碰。

"是你下的蛋？"小老鼠指指她身边的鸡蛋问。

"嗯。"她回答。

"真漂亮。"小老鼠夸奖道。

"我一会儿还要下一个。"她说。

"一天下两个蛋？！"小老鼠不信自己的耳朵，"你真幽默。""真的。"她的眼光里全是诚实。

他不能不信。

"天天如此？"小老鼠问。

她点头。

"一天下两个蛋的鸡就住这种房子？"小老鼠为她打抱不平了。

她不明白他的话是什么意思。

"在我舅舅居住的那座城市里，一天下一个蛋的鸡就会分到一套别墅住，出门还有汽车接送，神秘极了。"小老鼠眉飞色舞地说。

"为什么？"她还是不懂。

"在那座城市里，特别奖励下蛋多的鸡。下蛋越多，待遇越高，还能上报纸上电视呢。不像这里，下多下少一个样。"小老鼠吃饱了爱神侃。

"你舅舅居住的城市真不错。"她羡慕了。

"你现在能下一个蛋给我看看吗？"小老鼠心中产生了一个伟大的计划，不过他得先证实一下她的话。

她当着他下了一个漂亮标致的蛋。

B

"咱们搬到我舅舅居住的那座城市去住好不好?"小老鼠问她。

小老鼠决定帮助她去那座城市,他知道她去了那儿后会轰动全球的,他想跟她沾点儿光。

"随便就可以去吗?"她觉得这么好的地方不是谁都能去住的。

"办居住证当然很难,不过我会让舅舅帮忙的,他在那儿有不少关系。听说舅舅还认识市长家的老鼠呢。"小老鼠说。

"那就拜托你了。"她同意了。

她想过好日子,还想出人头地。

"那城市挺远,我先去一趟,你在这儿等我的消息。"小老鼠说完走了。

从此,她天天盼小老鼠回来,盼小老鼠舅舅居住的城市接收她。

她觉得她现在每天下两个蛋都是浪费,没人因此奖励她。

白下。

一个月后,小老鼠兴高采烈地回来了。

从小老鼠的表情上,她就判断出有戏。

"办成了,真费了不少劲儿。"小老鼠猛喝水。

"太谢谢你了。"她万分感激。

"咱们一起去,今后我就是你的经纪人。你的本事已经被那儿的新闻界吹出去了,居民们就等着你去当场表演一天下两个蛋呢!"小老鼠告诉她。

她恨不得一步跨到那个遥远的地方,那里有她的梦。当天晚上,她和小老鼠启程了。

不知怎么搞的,当她就要离开自己那简易的住所时,她心里突然有几分难过。

"这破房子有什么留恋的?连电话都没有!咱们快去那儿享福吧!"小老鼠对她说。

他们上路了。

经过一个星期的日夜兼程,她和小老鼠终于到达目的地。

小老鼠的舅舅率领着一帮血亲出城迎接她,他们都想借她的光出头,过几天舒心日子。

她下榻在他们为她准备的临时住所,他们认定她只需在此处住一天--第二天市长就会亲自来接她,把她送进属于她的豪华别墅,他们自然也就随她到那里定居。

她出席了他们为她举办的接风宴会,还在席间观看了表现那些每天能下一个蛋的鸡们受尊敬程度的录相片。

她总算知道自己的价值了。

晚上,她做了整整一夜的梦。全是好梦,还是彩色的,而且是直角平面。

第二天上午,她在老鼠们的簇拥下来到新闻界为她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上。

她将在记者招待会上对着摄像机镜头当场连下两个蛋。

她还将向新闻界介绍她身边的各位老鼠。

在经过了记者们的第一轮提问后,经公证处公证,她开始表演下蛋。

她稳操胜券地健步走上着红地毯的下蛋台,当她进入了她使用过千百次的那种熟悉的姿藹E后,她突然有一种陌生感。

接着是一系列的陌生感。

她的腹中空空如也，没什么可以让她排出体外的东西。

十分钟过去了。

半个小时过去了。

一个小时过去了。

红地毯上没有任何异物。

记者席上开始骚动。

"沉住气，一定要下出来。"小老鼠对她说。

他知道，如果她出丑，别说那些记者，就连他舅舅也不会饶他的。

还是下不出来。

她绝望了。她觉得身体好像不属于自己了，过去易如反掌的事今天变得比登天还难。

两个小时过去了。

红地毯上除她，一无所有。

记者们的耐性是有限的，就像记者们的自尊是无限的一样。

负责现场直播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开始声称这是一场老鼠捉弄观众的闹剧。

老鼠们被逐一在摄像机镜头前亮相，主持人还提醒观众记住这些面孔，以免今后继续上当受骗。

当然少不了也给她一个大特写镜头。

她想死。

离开记者招待会后，她的经纪人被舅舅和亲友们臭揍了一顿，他们认为，他们的声誉全被这位经纪人葬送了。

后来，她一个蛋也没下出来。

她至今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水土？食物？环境？好像都不是。

越下不出蛋来，她越想那豪华的别墅。

越想那豪华的别墅，她就越下不出蛋来。

好在经纪人天性乐观，他坚信好运气会关照他们的。他每天给她放表现那些能下蛋的鸡的优裕生活的录像，以此刺激她全身的每一个细胞赶快行动起来为争取优裕生活而奋斗。

还是没有蛋。

有一天晚上，她做了一个梦说梦见自己到了一座凡是不会下蛋的母鸡都会受到优待的城市。在记者招待会上尽管她拼命憋着还是一连下了5个蛋醒来后，她没有同经纪人打招呼，起程回属于她的那座简易住房去了。

她每天还是下两个蛋。

